



詩傳大全

終 十一之二

商 魯 周 頌



2118
9上



門口七12
物表 2/18

詩傳大全卷之十九

頌四

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表盛德之形容以其成

切告于神明者也蓋頌與容古字通用故序以此言

之孔氏曰頌之言容歌成切之容狀也周頌三十一篇多用公所定而

亦或有康王以後之詩朱子曰周公相成王成王天

所謂周頌也然其篇第之先後則不可究矣又其間

多闕文疑義焉○安成劉氏曰康王以後之詩是

有成命及執魯頌四篇商頌五篇因亦以類附焉孔

疏意是也曰雅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三頌之名雖同而

其體制各別也○新安胡氏曰補傳云商周二頌皆

以告神而魯頌用以尊禘後世文入獻頌持茲魯耳

○止齋陳氏曰別以尊甲之禮故魯頌以諸侯而後

原宿文庫

長沙文庫

長沙文庫

詩傳

詩傳

於周間以親疎之義故凡五卷安成劉氏曰雅頌無商頌以先代而後於魯一卷故此分周頌三什為四之一四之二四之三魯頌四篇為四之四商頌五篇為四之五通為五卷

周頌清朝之什四之一

於烏穆清廟肅雝顯相鳥亮齊濟子禮多士秉文之德對

越在矢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音亦與於人斯周頌

叶韻

賦也於歎辭穆深遠也清清靜也三山李氏曰事神之

助祭之公卿諸侯也東萊呂氏曰士虞禮祝詞曰孝子

顯相也成王祭主也周公及助祭之諸侯皆顯相也

華谷嚴氏曰攝助祭之人曰顯相者謂其有顯著之德

美稱也濟濟衆也多士與曾祭執事之人也越於也駿大

而疾也孔氏曰疾奔承尊奉也斯語辭○此周公既成

洛邑而朝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曹氏曰洛誥

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齊白工伴從王于周則是成

周公朝諸侯踐天子位者皆漢儒之安也○東萊呂氏

曰朝諸侯者特相成王以朝諸侯而已周公非自居南

面而受諸侯之朝率以祀文王者言於穆哉此清靜之

廟其助祭之公侯皆敬且和東萊呂氏曰言顯相之肅

其在天之神而又駿奔走其在廟之主臨川王氏曰肅

越文王奔走在廟以承清廟之事也○華谷嚴氏曰對

越在天之靈謂如見文王洋洋在上也疾奔走於在廟

之事謂敏如此則是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不承乎信
於趨事也
乎其無有歌教於人也
臨川王曰於文王之德可
走安胡氏曰此詩唯承一矣顯也承也如此無射於人矣
雖未嘗明頌文王之德自有隱然見於言意之表者何
則文王往矣今助祭之公侯執事之人所對越奔走而
敬恭嚴事者無厭歟乃如此於此可以見盛德至善論
肌不可明言凡一時在位之人所以能敬且和與執行
文王之德者即文王盛德之所在也必於其不可容言
之中而見其不可拆之實則詩人之意得矣讀此詩想
當時聞其歌者真若洋洋乎如其上如其左右又
何待多著言語委曲形容而後足以見之哉○豐城朱
氏曰於穆哉此清靜之廟所以祀文王也文王遠矣不
可得而見矣今助我而祭文王者尊而為公侯則肅離
顯相肅離即文德之謂也早而為多士則秉文之德文
德即肅離之謂也文王之神雖在天而文王之主則在
廟對越其在天之神即所以事其在廟之主也駿奔走

其在廟之主即所以
事其在天之神也

清廟一章八句

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

寶周公攝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辭也九峯蔡

在洛舉烝祭之禮曰歲云者歲舉之祭也○東萊

受命惟七年則是用公成洛邑而作此詩在於七

年也○安成劉氏曰書言烝祭文武而此樂歌止

頌文王之德者父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

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每云升歌

清廟然則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

故為周頌之首○定宇陳氏曰離離肅肅乃文王

盛德輝光形於外者今助祭者有肅離之德執事

年尊

三

容宛然如在目中矣嘗見文王者樂記曰清廟之

瑟朱弦而疏越反壹倡而三數有遺音者矣鄭

氏曰朱弦練煮盧陵羅氏曰朱弦練則聲濁越瑟衣

孔也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數三人從數

之耳孔氏曰一倡謂一人始倡歌三嘆謂三人讚

廣孔少倡寡和此音有德傳於無窮是有餘音不

如今人換漢因素樂乾豆上奏登歌通典注曰乾

獨上歌不以莞管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

古清廟之歌也安成劉氏曰堂上之樂以人聲為

廟之瑟朱弦而疏越秦漢之薦乾豆亦唯堂上獨

奏登歌之曲謂之登歌豈以堂上特歌而名之歟

維天之命於鳥穆不已於上乎音呼不顯文王之德之純音純

賦也天命即天道也程子曰言天之自然者曰天道不

已言無窮也程子曰自是理自相續不已非人為之如

無為故純不雜也程子曰不已則無間大之道也純則

○此亦祭文王之詩言天道無窮而文王之德純一不

雜與天無間以贊文王之德之盛也子思子曰維天之

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

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華容嚴氏

命之不已與文德之純對立而並言之蓋有不容臆議

者子思又發明之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

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西山真氏曰純是至誠無

一毫人偽維其純誠無雜自然能不已如天之春而夏夏而秋而冬晝而夜而晝循環運轉一息不停以

其誠也聖人之自壯而老自始而終無一息之懈亦以其誠也既成自然能不已

春秋傳以溢春秋傳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

之

何之為假聲之轉也恤之為溢字之訛也收受駿大惠

順也曾孫後王也鄭氏曰自孫之下皆稱曾孫○安成

篤厚也東萊呂氏曰毛氏謂能厚行之然詩人之意本

矣○言文王之神將何以恤我乎有則我當受之以大

順文王之道後王又當篤厚之而不忘也華谷嚴氏曰

文王自勉繼自今為子孫者當世世篤厚之勿忘也去聖浸遠典刑易墜非用意篤厚不能守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華谷嚴氏曰頌者成切告神必

意故此詩曰曾孫篤之天作曰子孫保之○慶源

輔氏曰上四句言文王之德與天為一也後四句

言已與後王皆當法文王之德也何以恤我

不敢自必之辭也我其收之幸之德也何以恤我

○文王自期之辭也曾孫篤之又望于後人之辭也

○定字陳氏曰此詩言文王純一之德上既天道

之無窮下被及于孫於無窮子孫當

順惠之而不違篤厚之而不忘也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因迄反用有成維周之禎

賦也清清明也緝續熙明肇始禋祀迄至也○此亦祭

文王之詩言所當清明而緝熙者文王之典也故自始

祀至今有成實維周之禎祥也華谷嚴氏曰清則潔靜

而不雜緝則慈久而不

已照則廣大而光明而以典言之者謂其德寓於法也
文王有典以貽後人故自始祀至其後而有成焉是亦
主之典為周之積祥也祥者吉之先見也然此詩疑有
○曹氏曰文王之法實啓有周之祥也
闕文焉慶源輔氏曰典謂法度典章所謂祀典蓋亦在
至周公而成之文王之典實維周之積祥者可知矣不
以符瑞為祥而以典法為積蓋有是典法然後有是威
效此其為積祥也大矣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賦也烈光也辟公諸侯也新安王氏曰為國君故稱○

此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言諸侯助祭使我
獲福則是諸侯錫此祉福而惠我以無疆使我子孫

保之也華谷嚴氏曰助祭諸侯錫我以此福矣豈徒曰

孫世世保之也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

封靡之義未詳或曰封專利以自封殖也職音

侈也崇尊尚也戎大皇天也○言汝能無封靡于汝邦

則王當奠汝臨川王氏曰戒其無封以專利又念汝有

此助祭錫福之大功則使汝之子孫繼序而益大之也

豐城朱氏曰烈文義其德也錫福義其功也無封靡所
以致其戒也崇之皇之所以厚其報也諸侯助祭而有
錫福之功王者報功而有以及
其後嗣此所以為忠厚之至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音乎

前王不忘

又言莫強於人莫顯於德先王之德所以人不能忘者

用此道也此戒飭而勸勉之也黃氏曰此成王感發諸侯不盡之意中庸

引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而曰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朱子曰不顯猶言豈不顯也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致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也○問不顯維德按詩中例言豈不顯也今借引此詩真作不顯說如大學引於乎

何曰是箇幽深玄遠意是不顯中之顯如

前王不忘而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

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朱子曰於戲數詞前王謂文

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以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

而不忘也又曰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樂其樂者含哺鼓腹而安其樂也利其利者耕田鑿井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已沒世而不猶思之愈久而不忘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

此篇以公疆兩韻相叶未審當從何讀意亦可互

用也安成劉氏曰第一句與第六第七句相叶第五句與第八第十句相叶亦隔五叶

也韻

天作高山大音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沈括

漢書西南夷傳作彼岨者岐今按彼書岨但作徂而引韓詩薛君章句亦但訓為往獨矣正作者如沈氏說然其注

未復云岐雖阻則似又有岨意韓子亦云彼岐有夷之有岨疑或別有所據故今從之而定讀岐字絕句

行叶戶反子孫保之

賦也高山謂岐山也荒治康安也且險僻之意也夷平

行路也○此祭大王之詩言天作岐山而大王始治之

大王既作而文王又安之於是彼險僻之岐山人歸者

衆而有平易之道路子孫當世世保守而不失也黃氏曰遷

岐之役曰帝昔其山曰帝遷明德曰帝作邦作對又曰

大作以以岐可與周而天故使大王之遷岐也然其一

篇則在於木王之荒文王之康子孫之保而不獨歸之

於天也○段氏曰劉氏云其始作之固自乎天其終保

之亦繫乎人○華谷嚴氏曰作者造立之言也遷岐非

得已而周以岐興詩人以鳥是非人所能為故言此岐

山天實為之也又曰木王文王之業子孫當保守而不

墜也戎功告神明之頌多言子孫當保守之意蓋子孫

能保守則可以慰祖宗之心矣○慶源輔氏曰高山大

川皆天造地設也木鳥但能奠之耳故曰天作治荒謂

之荒猶治亂謂之亂也大王治荒之而亦曰彼作矣者推木王與天同功也祖先所以經理其始計安其後者既已甚艱勤矣則子孫固宜世世保守之而不失也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音

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賦也二后文武也成王名誦武王之子也安成劉氏曰

詩成王二字則辨先儒之誤而謂非王誦之謚於此基

詩成王字則正先儒之誤而以爲謚名固各有當也

積累于下以承藉乎上者也宥宏深也密靜密也於歎

詞靖安也○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也言

天祚周以天下既有定命而文武受之矣成王繼之又

能不敢康寧而其夙夜積德以承籍天命者又宏深而
 靜密是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故今能安靖
 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也慶源輔氏曰不敢康戒謹恐
 見不微不靜則不能到冲漠無朕處不密則不能到萬
 象森具處宏深陽之德也靜密陰之德也合是二德則
 能承籍乎天之命我者也夙夜無間斷也能有夙夜基命
 宥密則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才有間斷則
 文武之業使有蔽昧處而已之心亦不能盡矣天命也
 文武之業也已有蔽昧處而已之心亦不能盡矣天命也
 黃氏曰文武受天命與王業者如此則成王所以基而
 承之繼而廣之者亦惟盡此心而已蓋文武以上天之
 心為心後王以文武之心為心無愧於文武之心而後
 能安文武之天下無負於天命而後無愧於文武之心而
 豐城朱氏曰不取康以心言宥密以德言以不取康寧
 之心成宏深靜密之德以宏深靜密之德成繼續光明
 之業則所以基上天之命者在是所以繼先王之業者在
 在是而皆不外乎此心故又在是所以繼先王之業者在

以能安靖天下而保其所受國語叔向引此詩而言曰
 之命者是又成王之賜也
 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
 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此康王以後之詩

問康王何緣無詩朱子曰昊天

却要解那成王做成王業費盡氣
 力要從王業上說去不知怎生地
 我將我寧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

賦也將奉享獻右尊也神坐東向在饌之右所以尊之

也問所解右字與舊說不同朱子曰周禮有享右祭祀
 如我將所云作保佑更難方說維羊維牛如何便說保
 佑到伊殿文王既右享之也說未得佑助之佑○安成

劉氏曰古人以右為尊如云位在
 在其右尤出其右故右有尊義
 ○此宗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之樂歌言奉其牛羊以享上帝而曰天庶其
 降而在此牛羊之右乎蓋不敢必也
 東萊子曰曰明堂
 祀上帝而文王配
 焉故先言祀天而次言祀文王此段言祀天也後段言
 祀文王也○安成劉氏曰天比文王為尊以尊事之故
 不敢必天之享
 而以其字言之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
 之

儀式刑皆法也
 華谷嚴氏曰累言之者謂法之不己也
 須溪劉氏曰諄復言之以見取法之
 其也○慶源輔氏曰儀以為儀也式以為式也刑以
 為法也疊言此三字以見凡所云為動作不敢怠也
 錫福也
 孔氏曰特牲小牢皆載祝
 以詞擬主人與之以福
 ○言我儀式刑文王

之典以靖天下則此能錫福之文王既降而在此之右
 以享我祭若有以見其必然矣
 慶源輔氏曰亦洋洋乎
 之意○安成劉氏曰文王比天帝為親以親望之故知
 文王之必享我祭而以既字言之○豐城朱氏曰承上
 文而言雖不敢必於文王之實可必於文王文王之典安
 靖天下之典也我推於文王之典儀式刑焉以之而日
 安靖乎四方則所以感格之者有其素矣今而將是羊
 中則此能錫福之文王豈不降而右享我乎其者辭之
 疑既者辭之央所以疑者尊之而不
 敢必也所以決者親之而可必也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又言天與文王既皆右享我矣則我其敢不夙夜畏天
 之威以保天與文王所以降鑑之意乎
 三山李氏曰雖
 豈可自滿哉故當夙興夜寐齋蠶沐場畏天之威○慶
 源輔氏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則儀式刑文王者蓋至

而安靖四方者益久此其所以能保天與文王降鑑之意也

我將一章十句

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與圓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籩交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禮氏曰文王之祀既不敢同右後於郊又無斯其為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

稷配焉右稷遠矣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

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

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分祭何也天子曰為壇而

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又曰右稷生於姜嫄以上更推不去故配天須以稷然上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配之則曰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者配帝須以父也○曹氏曰以天道事之則祭拊以爲帝陶匏以爲器廟栗之牲掃地而祭所以尊之也○以帝道事之則牛羊以爲牲簠簋以爲器鼻祖尊尊而親親周道之實其薦用熟所以親之也

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

起之也問祀文王於明堂用公以義起之非古禮也不知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耶以時王

之父配耶朱子曰諸儒正持此二義至今不決且周公制禮不知在武王之時成王之時若在成王

時則文王乃其祖也又問繼周公者當何如曰只
以有刃者配之又曰昔者用宗祀文王於明堂
乃不言武王者以禮樂出於周
公制作故以作禮樂者言之
東萊呂氏曰於天
維庶其饗之不敢加一詞焉於文王則言儀式其
典日靖四方天不待贊法文王所以法天也卒章
惟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於尊也畏天所
以畏文王也天與文王一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

賦也邁行也邦諸侯之國也周制十有二年王巡守殷
國柴望祭告諸侯畢朝周禮大行人曰十有二歲王巡
守殷國注云設猶衆也○書周
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
岳○九峯蔡氏曰柴燔柴以祀天也望望秩以祀山川

也五歲四濱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新安胡氏曰望
祭各設於巡守之方其位茅以辨之而植表於中周禮
所謂旁招以茅晉語所○此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
謂置茅絕設表望是也
也孔氏曰武王巡守至于方岳乃作告至之樂歌也○
安成劉氏曰此雖武王初定天下而巡守所作之歌
其後王之巡守者
因而皆用之歟
言我之以時巡行諸侯也天其子我
乎哉蓋不敢必也徐氏曰天子者親而愛之也○華谷嚴
也○安成劉氏曰所謂不敢必者亦以其字言之蓋初
為疑辭也下文言允王維后允王保之者則終之以央
辭也然此二句總言
巡守之事以發端也

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
王維后

右尊序次曹氏曰序者帝王之傳序也震動疊懼懷柔

柔安允信也。○既而曰天寶右序有周矣，是以使我薄

言震之而四方諸侯莫不震懼，又能懷柔百神。曹氏曰：祭法云

有天下者祭百神，故巡以至於河之深廣，嶽之崇高，而

莫不感格，則是信乎周王之為天下君矣。華谷嚴氏曰：天寶右序有

周矣，武王之巡守也。於諸侯，薄警動之，而莫不震懼。又

所至方岳之下，懷百神，祀河岳，其人神之受職，非人所

能為也。天寶右序之也。故天下莫不信武王之宜君天

下也。○三山李氏曰：以諸侯則莫不感畏，以百神則莫

不懷柔，人神各得其所，信乎王能盡為君之道也。

安成劉氏曰：此一節言巡守而祭告百神之事也。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載，干戈載櫜，弓矢我求。

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反肆，陳也。夏，中國也。○

載，聚也。櫜，韜也。孔氏曰：櫜，弓衣，一名韜。肆，陳也。夏，中國也。○

又言明昭乎我周也，既以慶讓黜陟之典，式序在位之

諸侯。三山李氏曰：孟子載巡守之事，入其疆而慶讓待

者，有加地進律之賞，凡此皆所以按諸侯之功罪而外黜之，所謂式序在位也。又收斂其干戈

弓矢而益求懿美之德，以布陳于中國，則信乎王之能

保天命也。三山李氏曰：武王取天下矣，必求文德以施

右序我周，使人神受職，則我周王固為天下之君，而為

天之子矣。我周既式序諸侯，而以德化中國，則信為天

之子，而保天之命也。然此一節或曰：此詩即所謂肆夏

以其有肆于時夏之語而命之也。國語注云：夏，樂章之

天，其子之不敢必也。然細思之，則知天寶右序于我周

也。故諸侯莫不震懼而卑朝，百神莫不感格而來享，蓋

王巡狩殷國，則諸侯畢朝，羣祀具舉，故也。信乎周王之

為天下君，則昊天誠子之矣。自寶右序有周而下，則言

詩傳六金卷十九

已然之事自明昭有周而下則言已後之事自期其當也此也式序在位所以對天之右序有周也懿德文德也此與諸侯相期以文德治乎諸夏而無或相尋於干戈之能保受於天命矣雖詰爾戎兵張皇六師設司馬以教閱在周自有不可廢者而與諸侯相期之志則固不也

時邁一章十五句

春秋傳曰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而外傳

又以為周文公之頌則此詩乃武王之世周公所作也

未嘉陳氏曰武王凱歌方終而有方岳之行服諸侯故其詩與他廟樂不同○黃氏曰時邁之作見武王所以得天下所以保天下者皆無燥也樂章也武成識其政事以示天下來世也庚戌柴

望大告武成此告祭懷柔之實也昭我周王天命震動此奠不震疊之實也庶邦家君暨百王受命于周此式序在位之實也偃武修文歸馬放牛此非戢彙之意乎建官位事重民五教淳信明義崇德報功此非懿外傳又曰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德以保之乎

以饗元侯也鄭氏曰以鍾罍播之鼓韋昭注云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即周禮九夏之三也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

文也顏氏曰三夏者歌之大也天子享元侯用之奏納夏其聲載於樂章其職掌於鍾師然杜預章昭之說與呂叔玉雖不同而時邁執競思文即三夏之異名也又曰三夏之外又有所謂王夏章夏齊夏族夏禘夏饗夏是總為九夏之名齊音齊械音該驚音邀○鄭氏曰九夏疑皆詩篇名頌之類也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安

家

成劉氏曰時邁思文皆周公所作而周禮九夏亦制作於周公固可以時邁為肆夏思文為納夏矣至於執競則昭王以後之詩而乃以為詔夏左傳國語之注恐難盡信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

賦也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競強也言武王持其自

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三山李氏曰易曰天

行健君子自強不息人君亦自強然後可以成功豈不顯哉成王康王之德亦

上帝之所君也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介介其明紀觀叶漢郎反

介介明之察也言成康之德明著如此也三山李氏曰言昭臨四方

無所不察也

鐘鼓皇皇

華彭反叶胡光反

磬筦將將

音將將七羊反

降福穰穰

如羊反

皇皇和也將將集也穰穰多也言今作樂以祭而受福

也華谷嚴氏曰此言樂作而神福之也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簡簡大也反反謹重也反覆也言受福之多而愈益謹

重是以既醉既飽而福祿之來反覆而不厭也三山李氏曰既

醉既飽蓋祭終而飲福耳上言祭時樂備而和故神降之福此言祭終而飲威儀備具此福祿所以反覆日至而未艾也華谷嚴氏曰此言禮行而神申福之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慶源輔氏曰武王能持自強之心而不息故天不莫能強於功烈之

盛此蓋內外之符也成王康王之德所以顯明而

上帝之所以君之者豈無自然而然哉此四句皆主

武王而之德言之也。自彼成康奄有四方，乃專言成康之德。而之德之言，則明與察亦有不已。無間斷之意。應上顯字而言。鐘鼓皇皇，馨筦將將，降福穰穰。則言作祭以祭樂聲之和，而受福之多。降福簡簡，而下四句又言既祭而燕威儀，謹重故福祿之來，反覆無厭。所以然者，皆由武王之自強不息。成康之明，介介不巳。此昭王以後之詩國語說見前篇。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

率育通反無此疆爾界，力反陳常于時夏。

賦也。思語詞文，言有文德也。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德，文武最盛。文隱也，武陰也。而

文取數尤多，舍刑威征討之外，皆文也。○西山真氏曰：聖人盛德蘊於中，而光輝發於外，如威儀之中，度語言之當理，皆文也。堯之文思，辨之文明，孔子稱堯曰：立粒煥乎，其有文章。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皆此之謂也。立粒通極至也。德之至也。貽遺也。來小麥，牟大麥也。本草曰：小麥味

其大麥味鹹，為五穀長。注：大麥今裸麥。率，徧育養也。○一名麩，麥形似小麥，皮厚，故謂大麥。

言后稷之德真可配天。安成劉氏曰：真可配天，故謂蓋之克配，如文王之克明德也。

使我烝民得以粒食者，莫非其德之至也。朱子曰：立，即乃粒。甫，指后稷而言。蓋曰：使我烝民得以粒食者，莫非甫之德也。所立者，是望耳。極字非指所受之中也。○曹氏曰：天地能生之，而不能養之，苟不得其養，則亦弗克遂其生矣。唯后稷能以粒食養人，故其德足以配天。

且其貽我民以來牟之種，乃上帝之命，以此徧養下民者。華谷嚴氏曰：后稷遺我民以二麥之種，此乃天命。后稷徧養斯民也。然稷播百穀，獨舉來牟者，以其先熟。濟民之食尤切也。○段氏曰：詩言來牟者，二蓋麥者，五穀成熟之最先一歲豐稔之占。又正闕乏之時，故養民者以此。是以無有遠近，彼此之殊，而得以陳其君臣父

子之常道於中國也。慶源輔氏曰：帝命以此徧養下民，故稷因以教民稼穡，種藝遍于天

下無有疆界之限民既得以生養君臣父子之常道因
可以陳布于中國也孟子論稷教稼穡契教人倫之事
蓋夫生育之道無此疆爾界之殊至於五常之教則止
可及中國而已夷狄則固有所不能受也○三山李氏
曰此所謂富而教之也若或曰此所謂納夏者亦以其
民無恒產因無恒心矣

思文一章八句

國語說見時邁篇

東萊呂氏曰國語以此為周文
公之頌是此篇亦周公所作
濼氏曰此郊祀獻后稷之樂歌祭天宜有詩而今
亡矣決不可以昊天有成命當之○孔氏曰后稷
之配南郊與文王之配明堂其義一也而我將主
言文王享其祭祀不說文王可以配上帝此篇主
說后稷有德可以配天不說
后稷享其祭祀非有異也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周頌臣工之什四之二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

力之反

爾成來咨來茹

如預反

賦也嗟嗟重去聲歎以深救之也臣工羣臣百官也公公

家也釐賜也成成法也茹度待略反也○此戒農官之詩

先言王有成法以賜女下音汝女當來咨度也慶源輔氏曰命他官

皆無詩而特命農官則有詩者想是周人以農事開國故成王周公特作詩以戒飭之以重其事也蓋周家當時每事皆有成法布在天下况於后稷教民稼穡之事乎羣臣百官或有所不知故命之來咨來度也

嗟嗟保介維莫音慕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音余皇來

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眾人壽持恥反乃錢

子漫反鐘音鍾奄觀銍珍栗反艾音刈

保介見月令呂覽

安成劉氏曰呂覽即呂氏春秋月令亦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也

說不同然皆為籍田而言蓋農官之副也

慶源輔氏曰保介助王耕

籍田者介有副意

故以為農官之副莫春斗柄建辰夏正之三月也畜三

歲田也

曹氏曰凡田一歲曰籍初反草也二歲曰新田始為田也三歲曰畜乃成熟也於皇嘆

美之詞來牟麥也明上帝之明賜也言麥將熟也迄至

也康年猶豐年也衆人甸徒也序具錢鈔

器也銓獲禾短鎌也

孔氏曰轉耨也柄長尺其耨六寸所以入苗間管子曰一農之事必有

成農三者皆田器也

艾獲也○此乃言所戒之事言

三月則當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

慶源輔氏曰維暮之春亦又何求戒之使

及時務農也又問所治之新畬今如何新田則費工多故舉新而諷舊也○華谷嚴氏曰新墾之田用力尤難

故首然麥已將熟則可以受上帝之明賜而此明昭之

上帝又將賜我新畬以豐年也於是命甸徒具農器以

治其新畬而又將忽見其收成也

臨川王氏曰治其事

不可不勉也○三山李氏曰惟能序乃錢轉乃能有銓

文之聖也○豐城朱氏曰此詩兩言嗟嗟保介謂農官之

凡百官之事皆不可以不敬也先王之於百官皆有成法以賜之

有官守者固當求咨來度也况我周家以農事開國其

法尤為詳備爾農官其可不求咨而來度乎於是戒之

曰時至於暮春則當治其新畬矣爾毋謂其田之難治

其効之難見也况來牟將熟既可以受明賜於已然即

來牟以為嘉穀之占又可以後豐年於後日爾農官固

不可不致其勸相之勤而為甸徒者亦不可不致其新

治之力也當知錢轉之用雖在於春暮之時而銓艾之

夜已在於孟秋之際特奄忽之間耳豈可以為久而難

待哉言豐饗之必

臣工一章十五句

華谷嚴氏曰既嗟美而告臣工又

之也。○頌溪劉氏曰嗟嗟臣工至來答來茹亦有
所言也。至嗟嗟保介則進其從者而與之言亦推
閱其農事而已能知民事艱難而問之曰如何新
如何奮其下則又述其相與贊喜勞勸之意焉

噫嘻成王既昭假格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

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叶音

賦也噫嘻亦嘆詞也昭明假格也爾田官也時是駿大

發耕也私私田也三十里萬夫之地四旁有川內方二

十三里有奇言三十里舉成數也周禮遂人夫間有遂
萬夫有川○孔氏曰

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乘
百是萬也夫有百步三夫為一里則百夫為三十三里
餘百步即三分里
之一為小半里也耦二人並耕也○此連上篇亦戒農

官之詞昭假爾猶言格汝眾庶蓋成王始置田官而嘗

戒命之也爾當率是農夫播其百穀使之大發其私田

皆服其耕事萬人為耦而並耕也蓋耕本以二人為耦

今合一州之眾為言故云萬人畢出并力齊心如合一

耦也新安胡氏曰十千維耦者蓋萬夫合耦而耕此必
實五千耦耳五千耦而并力齊心如一耦也此必

鄉遂之官司稼之屬其職以萬夫為界者溝洫用貢法

無公田故皆謂之私北漢陳氏曰周制國中鄉遂之地
用貢法田不并稅但為溝洫一夫

受田百畝與同溝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十而
賦其一○格菴趙氏曰陳器之云鄉遂用貢法周禮遂
人是也按遂人云百夫有洫十夫有溝竊意鄉遂之地
在近郊遠郊之間六軍之所從出必是平原廣野可盡
為萬夫之田有溝
有洫又有途路也蘇氏曰民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而

君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其上下之間交相忠愛如此

豐城朱氏曰此詩舉成王之謚則成王以後之詩也成王既置田官而戒命之後王復遵其法而重戒之率時農夫農官之職也播厥百穀農夫之事也終三十里欲其地之無遺利也十千維耦欲其人之無遺力也地無遺利人無遺力此豐穰之所以可必也

噫嘻一章八句

慶源輔氏曰臣工是成王戒農官之辭既昭假爾言昔時成王嘗進爾農官而戒命之矣三爾字皆指農官而言其職既以萬夫為界則萬夫之發私田服耕事皆農官之已事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賦也振鷺飛貌鷺白鳥雝澤也王代曰辟雝有水鷺所集也在西郊故曰西雝客謂二主之後夏之後杞商之後宋於周為客天子有

事膳焉有喪拜焉者也

孔氏曰客者敵主之言先代之後時王偏所尊敬特謂之客也又曰史記紀世家云武王求禹後得東樓公封於杞其殷後則初封武庚後以叛而誅之更封微子於宋○三山李氏曰我客云者不純臣待之如所謂賓賓在位作賓王家也○此二王之後來助

祭之詩言鷺飛于西雝之水而我客來助祭者其容貌

脩整亦如鷺之潔白也

華谷嚴氏曰振振然羣飛之鷺白容正舒閑可觀也杞宋之君皆來助祭於此亦有此容也或曰興也

在彼無惡反在此無斁反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謂愛人以德也成王告微子其能夙夜以永終此譽矣三山李氏曰庶幾終譽此所

曰與國成休永世無窮又曰得我有周無斁皆此意也

陳氏曰在彼不以我華其

命而有惡於我知天命無常惟德是與其心服也在我

不以彼墜其命而有厭於彼崇德象賢統承先王忠厚

之至也慶源輔氏曰在被無惡其心公也在此無戰其

夙夜以永終此譽也尊之曰客又以驚比所謂譽也庶

幾不敢必之辭也夙夜無或息之意也永長也終竟也庶

○安成劉氏曰所引陳說在彼無惡之意與上文傳

意微異故朱子初解舊本於此說之下有亦通二字

振鷺一章八句三山李氏曰祀宋天子後也其禮加

不是正祭之樂歌乃獻助祭之臣未審如何朱子

曰看此文意都無告神之語恐是獻助祭之臣告

者祭每一受胙主與賓尸皆有獻酬之禮既果然

後亞獻至獻畢復受胙如此禮意甚好有接續意

思到唐時尚然今併受胙於諸獻既畢之後主與

賓意思皆隔了古者一祭之中所以多事○曹氏

曰必存二代之後者所以尊其先世受命之君俾

承祀而不廢且示天下公器又使時君常以覆車

為鑒

豐年多黍多稌音杜亦有高燥力錦萬億及秭浴履為酒為

醴音禮絜粢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叶舉

賦也稌稻也黍宜高燥而寒稌宜下濕而暑黍稌皆熟

則百穀無不熟矣三山李氏曰稌梗也職方氏謂雍冀

是黍利高燥稌利下濕也豐宜黍荆揚下濕其藎宜稻

年之時或高或下無所不熟亦助語辭數色主反萬至

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絜進界予洽備皆備也○此秋

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也新安

曰按漢代謂此年較始登而薦宗廟之樂歌豈非以其

有絜粢祖妣之辭歟○安成劉氏曰序以億禧為春夏

祈此詩為秋冬報載變為春祈良拒為秋報朱子初解

皆用其說今此集傳乃其改本於彼三詩傳文及序

詩傳卷十九

既皆不取小序獨此篇於序說亦謂其誤而傳猶用序
 意者豈後來所改有未盡歟然得濮氏胡氏之說亦足
 以補言其收入之多至於可以供祭祀備百禮而神降
 之福將甚徧也豐城朱氏曰此詩朱子謂報賽田事之
 樂歌集傳神字正指田祖先農方社而
 言蓋言收入之多而得以供祭祀備百禮者皆豐年之
 所致而田祖先農方社之所賜也故報賽之際以降福
 孔皆歸功於其神焉○廬陵曹氏曰以洽百禮非
 特言祭祀而已而養耆老享賓客皆在其中矣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賦也瞽樂官無自者也鄭氏曰瞽矇也目無所見於音
 聲審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
 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有瞽
 瞭者相之矇音視了○序以此為始作樂而合乎
 祖之詩濮氏曰王者功成作樂而始合奏于祖
 廟此工歌也○朱子曰祖通言先祖兩句總

設

序其事也慶源竹氏曰瞽言作樂之人也庭言作樂之
 處也兩句總序其事是也○豐城朱氏曰重
 言有瞽見其非一人
 而皆在於周之庭矣

設業鼓虞音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音鞀音祝音反音圍音反音魚音女

既備乃奏音簫管備舉音以上叶

業虞崇牙見靈臺篇樹羽置五采之羽於崇牙之上也

孔氏曰植者為虞橫者為拘大板謂之業所以飾此拘
 而為崇牙刻之如鋸齒捷業然故曰業其形卷然可以
 縣鼓磬樹五采之羽以高文畫繒為嬰載以應小鞀田
 壁樹翠於拘之角明堂位所謂周之璧嬰應小鞀田
 大鼓也孔氏曰釋樂云小鼓謂之應大射禮云應鞀在
 建鼓東自為一器故知應小鞀也應既異小田
 宜為鄭氏曰田當作鞀音亂小鼓也孔氏曰以經傳皆無
 田鼓之名而大師職
 云奏鼓鞀注云為大鼓
 先引故知田當作鞀縣鼓周制也夏后氏足鼓殷楹

鼓周懸鼓禮記明堂位注曰足謂四足搖謂之柱貫中
 跌承之搖鼓則以柱貫之周鼓始垂於箕虞故謂之懸鼓也鞀如鼓而小有柄兩耳
 持其柄搖之則旁耳還自擊磬石磬也祝狀如漆桶以
 采為之中有推連底桐動也之今左右擊以起樂者
 也圍亦作致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鈺刻以木長
 尺釋樂云所以鼓祝謂之以此樂者也孔氏曰
 云祝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柄推連底桐之止
 其椎名也致以木長尺攢之鐘其名也鐘音真桐音同
 考索曰祝方二尺四寸陰也致二十七鉏鈺陽也樂
 作陽也以陰數成之樂止陰也以陽數成之固天地自
 然之理也然之簫編小竹管為之管如篴音併兩而吹之者也臨
 王代曰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
 尺二寸參差象鳳翼孔氏曰小師注云管如篴形小

蓋並吹

皇皇

音橫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字十廷

我客二王後也觀視也成樂闋也如簫韶九成之成

也故曰成○曹氏曰永觀厥成觀之無厭毅也獨言二

王後者猶言虞賓在位我有嘉客蓋尤以是為盛耳

謂氏曰舜作樂而曰虞賓在位祖考來格成王合樂而

至也言曰崇德尚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非尊其後尊

聖帝明王也○安成劉氏曰虞賓在位則舜之作樂以

此為成我有嘉客則商人作樂以此為成我客戾止則

周人作樂以此為成也○豐城朱氏曰樂聲皇皇而和

鳴故先祖是聽幽有以感乎神也我

客戾止永觀厥成明有以感乎人也

成一作武

於歎詞廣壯大牲也臨川王氏曰碩大肥臍之謂也肆陳假大也皇考

文王也綏安也孝子武王自稱也○言此和敬之諸侯

薦大牲以助我之祭事華谷嚴氏曰言得天下而大哉

之文王庶其享之以安我孝子之心也

宣指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自反克昌厥後

宣通指知燕安也○此美文王之德宣指則盡入之道

文武則滿君之德故能安人以及于天曹氏曰安及皇天則陰陽和而

靜無錯行妄動之變而克昌其後嗣也慶源輔氏曰言文王之安

于人而格于天所以能昌或我後嗣之入也人為萬物

之靈惟通與知所以盡入之道文武之德所該者甚眾

故曰備君之德克之德廣運亦曰乃武乃文而已人道

立於天道成是以能安人者則能燕及於天也天之佑

君者莫大於予以賢子孫是以蘇氏曰周人以諱事神

能燕及於天則能昌我後嗣也

文王名昌而此詩曰克昌厥後何也曰周之所謂諱不

以其名號之耳不遂廢其文也諱其名而廢其文者周

禮之末失也三山李氏曰周人以諱事神者如稱文王

史官不敢斥其名故也如穆王名滿當時亦有王孫滿

襄王名鄭當時亦有衛侯鄭魯武公名毅而後世之臣

有公孫敖觀此則知此詩克昌厥後噫嘻言駿發爾私

皆未嘗諱也孔子作春秋如匡玉名班而書曹伯班簡

王名夷而書晉侯夷吾皆未嘗諱也

綏我眉壽叶殖介以繁祉既右音烈考叶音亦又文母叶

右尊也周禮所謂享右祭祀是也周禮春官大祝掌辨

九摯以享右祭祀

右

昭考武王也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

武王當昭故書稱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謂武王

為昭考朱子曰太祖廟在北昭穆各以次而南廟皆南

主為穆考成王稱武王為昭考則自其始附而然蓋但

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也○安成劉氏曰

昭穆為始封之君其廟居中自二世為昭三世為穆逆

數至十五世而文王廟次當穆十六世而武王廟次當

也此乃言王率諸侯以祭武王廟也豐城朱氏曰諸侯

法度也而我乃率之以祀武王何也蓋先王者

法度之所從出而宗廟者又禮法之所由施也

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後五烈文辟公綏以多福

俾緝熙于純嘏古音

思語辭皇大也義也○又言孝享以介眉壽而受多福

是皆諸侯助祭有以致之使我得繼而明之以至於純

嘏也蓋歸德于諸侯之詞猶烈文之意也慶源輔氏曰

之以此既大且多之福然凡若此者皆是有德之諸

侯助祭以致之安我以是多福而使我繼續以明之至

于純嘏純嘏則又

全備於多福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廬陵彭氏曰諸侯來朝意氣懽悅

以見于昭考之廟以致孝享之禮以助眉壽之福

凡今所以永保多祜皆爾羣公有以綏之而使得

純嘏熙于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補反有篚有且七序敦都回琢其旅

賦也容徽于也曹氏曰封於微而爵為周既滅商封微

于於宋以祀其先王而以容禮待之不敢臣也東萊曰

成

主殺武庚，叛者殺之，爾封微子賢者，封之爾。○孔氏亦曰：客止一人，而重言之，是丁寧殊異，以尊大之也。

語辭也。殷尚白，修其禮物，仍殷之舊也。其典禮文物，不使廢壞，以備一代之法也。○孔氏曰：敦琢，是治玉之名，人而言敦，

卿大夫從行者也。○此微子來見祖廟之詩。○孔氏曰：命微子與之朝王，乃來朝而見。○此一節言其始至也。○黃氏曰：馬有潔白

於周之祖廟，而此一節言其始至也。○黃氏曰：馬有潔白敬旅有敦琢之賢，則周人之於微子無往而不見其可愛也。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孔氏曰：信，信宿者，

一宿曰宿，再宿曰信。○東萊呂氏曰：譙郡張氏云：宿宿者，再宿也。○華谷嚴氏曰：繫，其馬，愛之，不欲其去也。○華谷嚴氏曰：樂其留之久也。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孔氏曰：追之，已去而復還之，愛之無已也。左右綏之，言所以安而留之者，無方也。○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夷，易也。大也。此一節言其留之也。

也。○孔氏曰：威，等威也。微子用其先王之車服禮樂，其等也。威之大，異乎列國之諸侯矣。○臨川王氏曰：既有淫威，則所享宜盛大，故降福孔夷也。○孔氏曰：劉氏云：有德而神降之福，故以降福終焉。

有客一章十二句。○孔氏曰：意其始至也。○孔氏曰：至也。所謂在彼無惡也。○孔氏曰：非以媚乎周也。○孔氏曰：非宿而安，而留之者，又無方焉。○孔氏曰：意如也。

之速也。此一節言其將去也。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追之，已去而復還之，愛之無已也。左右綏之，言所以安而留之者，無方也。○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夷，易也。大也。此一節言其留之也。

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夷，易也。大也。此一節言其留之也。

也。○孔氏曰：威，等威也。微子用其先王之車服禮樂，其等也。威之大，異乎列國之諸侯矣。○臨川王氏曰：既有淫威，則所享宜盛大，故降福孔夷也。○孔氏曰：劉氏云：有德而神降之福，故以降福終焉。

有客一章十二句。○孔氏曰：意其始至也。○孔氏曰：至也。所謂在彼無惡也。○孔氏曰：非以媚乎周也。○孔氏曰：非宿而安，而留之者，又無方焉。○孔氏曰：意如也。

之速也。此一節言其將去也。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追之，已去而復還之，愛之無已也。左右綏之，言所以安而留之者，無方也。○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夷，易也。大也。此一節言其留之也。

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夷，易也。大也。此一節言其留之也。

也。○孔氏曰：威，等威也。微子用其先王之車服禮樂，其等也。威之大，異乎列國之諸侯矣。○臨川王氏曰：既有淫威，則所享宜盛大，故降福孔夷也。○孔氏曰：劉氏云：有德而神降之福，故以降福終焉。

有客一章十二句。○孔氏曰：意其始至也。○孔氏曰：至也。所謂在彼無惡也。○孔氏曰：非以媚乎周也。○孔氏曰：非宿而安，而留之者，又無方焉。○孔氏曰：意如也。

之速也。此一節言其將去也。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追之，已去而復還之，愛之無已也。左右綏之，言所以安而留之者，無方也。○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夷，易也。大也。此一節言其留之也。

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夷，易也。大也。此一節言其留之也。

也。○孔氏曰：威，等威也。微子用其先王之車服禮樂，其等也。威之大，異乎列國之諸侯矣。○臨川王氏曰：既有淫威，則所享宜盛大，故降福孔夷也。○孔氏曰：劉氏云：有德而神降之福，故以降福終焉。

以私商也厚之至也所謂在此無教也既與之以甚大之威儀則其降之以甚大之福祉可知矣此則慰安而勸勉之辭也

於烏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啟後嗣武授之勝

殷湯劉者音指定爾功

賦也於歎辭皇大遏止劉殺者致也○周公象武王之

功為大武之樂曾氏曰伐紂以除害言武王無競之功樂其能成武功也

實文王開之而武王嗣而受之勝殷止殺以致定其功

也黃氏曰止殺如武成所謂以遏亂略是也○三山李氏曰大武之意在於止戈大武之詩在於止殺也

華谷嚴氏曰信乎文王有文德以開後人之基緒矣然殺虐未除則文德未能盡達於天下故武王繼之以武而受之伐紂以止殺然後致定其功所以歸重武王之功明非武王之武無以成文王之文也○定宇陳氏曰

武王之烈實五承乎文王之德故不以武為武而以止殺致定為武武烈之中實有文德焉慶源輔氏曰武王故稱其莫強之烈文王故稱其信有之文父子一心文武一道但文王開始武王成終有先後之次耳勝殺止殺以致定其功所謂神武不殺者也此詩與書武成所載文王克成厥勳予小子其承厥志之意同世儒執以為文王全無取天下之心者不幾於固乎○豐城朱氏曰武王之功所以天下莫強者以文王開之於前而武王受之於後也於勝殷以見其伐暴之義於遏劉以見其止殺之仁仁義之師王者之師也此大功之所由定而六業之所由成也

武一章七句

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首章也薛氏曰左傳宣十二年以此詩為大

武之首章賈為第三章桓為第六章然周頌皆一章而已無疊章也或者後世取而用之於其事不可知

大武周公象武王武功之舞歌此詩以奏之

受

詩經卷之七

禮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禮記明堂位曰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

大武注云象周頌武詩也以管攝之朱干赤大盾也戚斧也冕冠名祭統注云管象吹管而舞武象

之樂也干戚武象之舞所執也○建安何氏曰內則成童舞象象舞武舞也謂干戈之小舞也象用

兵刺伐之舞蓋象武舞也然傳以此詩為武王所作則

王伐紂而成功也

篇內已有武王之謚而其說誤矣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周頌閔子小子之什四之三

閔子小子遭家不造叶祖嬛嬛其傾叶傾在疚音於乎音皇音

考叶祜永世克孝叶呼

賦也成王免喪始朝于先王之廟而作此詩也閔病也

予小子成王自稱也造成也嬛與禬同無所依怙之意

疚哀病也匡衡曰禬禬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

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三山李氏曰禬與哀

此禬獨之義同嬛孤獨也左傳亦有在疚之文亦是禬

喪之稱也王雖朝于廟然去喪未甚遠故猶以死喪為

言皇考武王也歎武王之終身能孝也安成劉氏曰此

五句○慶源輔氏曰周至成王之時可謂成矣而曰遭

家不造者王業雖成天下雖治而成王之心常若未成

未治也如此然後能保其成若自謂已成已治則治矣

匡衡何謂善說詩也喪畢思慕所以釋禬禬字意氣未

能平所以釋在疚字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

則又以言其效驗也准成王之能如此所以知武王之

所以繼志述事者

為終身能孝也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

皇祖文王也承上文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覓其

陟降於庭猶所謂見堯於牆見堯於羹也後漢書李固曰堯沒舜仰

墓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見堯於羹楚詞云三公捐讓登降堂只紙音與

此文勢正相似而匡衡引此句顏注亦云若神明臨其

朝廷是也朱子曰匡衡時未行毛說顏監又精史學而

余舊讀詩而愛顏說然尚疑其無據及讀此詞乃有登

降堂只之文於是益信陟降庭止之為古語也安成

劉氏曰天招曰三公穆穆登降堂只其言三公登降堂

也但集傳所引揖讓二字彼文正猶此言皇祖陟降庭其言只為語已詞正猶此言止

於乎二字皇王繼序思不忘

皇王兼指文武也承上文言我之所以夙夜敬止者思

繼此序而不忘耳三山李氏曰武王能以念茲皇祖為

安成劉氏曰成王因見于廟對越祖考惻然自念而

嘆既曰於乎皇考又曰於乎皇王所感之意深矣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定字陳氏曰思親而見其如

當親沒而愈篤者也記曰致愛則存致怒則著著

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惟武王之孝於文王

者有此心故成王之孝於武王者亦惟致敬以不

忘乎此心此武王之達孝所以無愧於文王而

於成王也此成王除喪朝廟所作疑後世遂以為

嗣王朝廟之樂後三篇放此安成劉氏曰此篇及

詞意相表裏如云遭家不造率時昭考未堪家多

難及懲創管蔡之事皆可驗其為成王之詩而小

序於四詩皆及言嗣王故又疑其

後為嗣王朝廟通用之樂歌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音乎呼音呼悠哉朕未有父五蓋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乃旦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賦也訪問落始曹氏曰凡宮室始成則落之故以落為始悠遠也父如夜未艾之艾判分渙散保安明顯也臨川王氏曰保安則無憂之憂明顯則無昏

塞之○成王既朝音朝于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意言我將謀之於始以猶我昭考武王之道然而其道遠矣予不能及也將使予勉強上聲以就之而所以繼之者猶恐其判渙而不合也則亦繼其上時掌下避家於庭陟降於家庶幾賴皇考之休有以保明吾身而已矣

慶源輔氏曰延訪羣臣所以盡下情率時昭考所以守家法二者相資盡下情而不守家法則內無主守家法而不盡下情則外無助於乎悠哉朕未有父又嘆武王之道甚遠而恐在我有所不能及也味此意則成王固已默識夫武王之道若不用工夫則便以為易矣豈識此味哉將予就之繼猶判渙言將使我勉強以就之猶恐其力量不足意思不能接續或至於判渙不能收拾聚蓄其道於我之一身也於是又歎以為予乃勿冲小子未能任國家之多難此蓋指武庚之事而言則亦當繼紹武王內外所行之事上下於庭指其外事也陟降于家指其內事也庶幾賴武王之休以保安明顯我之身而已○三山李氏曰自訪予落止至繼猶判渙皆

是仰先王之盛德歎躬躬之京薄苦前哲之高遠也○新安胡氏曰自繼猶判渙而上猶言皇皇如有求而弗獲之意自維予小子而下則君蒿悽愴如或見之也○其詩想其形容成王之思慕皇考爰繼爰述何其微婉懇切反覆曲盡有無窮之數詠也哉

訪落一章十二句

說同上篇

定字陳氏曰武王之道若悠遠而難繼未遠則近而可繼成王而見其於降於家者其迹庭者是即武王念文王而見其於降於庭者也如

此之紹庭上下降厥家者豈不由於前詩之夙夜敬止繼序思不忘哉非其能敬以思繼武王念文王之心所以能以武王之如見文王於庭者而紹武王於家庭也二詩語意相照應如此○眉山蘇氏曰上篇言將繼其祖考之詩也訪落謀所以繼之之詩也○黃氏曰上篇言厥降庭止而此言紹庭上下降厥家上篇言繼序思不忘而此言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皆是一時所作○三山李氏曰人君者天下之本也始即位臨政者又人君之本也故伊尹告太甲以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召公亦曰王乃初服此訪落所由作也○安成劉氏曰夫子稱武王善繼志善述事而以爲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事死如生事亡如存固可見武王之達孝矣即前篇所謂永世克孝者也成王之繼武王而曰繼序思不忘曰繼猶判換曰紹庭上下無非繼述之心其孝可謂不匱矣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

川新

命不易

以敬

哉

川

無曰高高

黎反

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

川

賦也顯明也思語辭也七事也○成王受羣臣之戒而

述其言曰敬之哉敬之哉天道甚明其命不易保也

嚴氏曰敬而又敬者誠之不已也蓋以天道甚明禍福不爽故于奪無常其命難保也○三山李氏曰善則福之深則禍之裁者培之傾者覆之未有善而不獲福未

有惡而不獲禍天之道蓋顯矣故其命靡常所以爲不易無謂其高而不吾察當知其聰明畏常若陟降於

吾之所爲而無日不臨監于此者不可以不敬也

日母不敬可以對越上帝天道之明命不易保惟敬則能對越之若曰高高在上則便是不敬不敬則自絕于

天矣常敬則見其陟降於己所爲之事日監在此也陟降厥士即所謂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

也

維予小子

十莫

不聰故止日就月將

有緝熙于光明

漢

即

佛

符弗反

時仔

音肩

示我顯德行

不孟反

佛

戶郎反

將進也

朱子曰

謂之

佛

言正

故其失不專

順從之也

佛

華谷嚴氏曰

佛

仔肩

○

任也

華谷嚴氏曰

仔肩

為

○此乃自為

答之

之言曰我

不聰而未能敬也

然願學焉

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進

續而明之以至于光明

又賴羣臣輔助

我所負荷

何佐

之任而示我以顯明之德行

則庶乎其可及爾

續而明之以至于光明

又賴羣臣輔助

我所負荷

何佐

之任而示我以顯明之德行

則庶乎其可及爾

續而明之以至于光明

又賴羣臣輔助

我所負荷

何佐

之任而示我以顯明之德行

則庶乎其可及爾

續而明之以至于光明

又賴羣臣輔助

不聰而未能敬也

然願學焉

庶幾日有所就

月有所進

續而明之以至于光明

又賴羣臣輔助

我所負荷

何佐

之任而示我以顯明之德行

則庶乎其可及爾

日不聰知有所不及之事

不敬行有所未至之事

日就

月將

大上言成王自知其知與行皆有

就

事

上言月將

就

事

有所未至

故勉學問

庶幾日於事

上有所就

月於本

上

有所未至

故勉學問

庶幾日於事

上有所就

事而示我以顯明之德行

則庶乎其可及爾

續而明之以至于光明

又賴羣臣輔助

我所負荷

何佐

之任而示我以顯明之德行

則庶乎其可及爾

續而明之以至于光明

又賴羣臣輔助

行所以至於光明

又賴羣臣輔助

我所負荷

何佐

之任而示我以顯明之德行

則庶乎其可及爾

續而明之以至于光明

又賴羣臣輔助

我所負荷

何佐

學有緝熙于光明

所以自責於已

佛時仔肩

示我顯明

德行

則庶乎其可及爾

續而明之以至于光明

又賴羣臣輔助

我所負荷

何佐

明者曰詩中說得學有緝熙

于光明

所以自責於已

佛時仔肩

示我顯明

德行

則庶乎其可及爾

續而明之以至于光明

又賴羣臣輔助

我所負荷

本自光明

只被利欲昏了

今所以為學

者要令其光明

處轉光明

所以為學

者要令其光明

然則訓明

字心下

緝熙

然則訓明

字心下

緝熙

然則訓明

字心下

緝熙

然則訓明

字心下

緝熙

然則訓明

敬之一章十二句

臣定字陳氏曰

戒王以天之當敬者

君

是

之謙也

憂其未能敬也

而內為學

於己

外求助於臣

我以求德之顯明

則天不在高高在上

之天

而

吾心之天

矣其為敬

天孰大於是

而

臣

復示

予其懲

而

懲

後患

莫予

芥

蜂

自求

辛

整

予其懲

而

懲

後患

莫予

芥

蜂

自求

辛

整

允彼挑蟲拚芳頰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乃且予又集于蓼

了音

賦也懲有所傷而知戒也懲慎莽使也蜂小物而有毒

昭川王氏曰肇始允信也挑蟲鷓鴣力云小鳥也拚飛

貌鳥大鳥也鷓鴣之雛化而為鵙故古語曰鷓鴣生鵙

言始小而終大也山陰陸氏曰說花云鷓鴣巢於葦苞

刺穢然故一名穢雀化而為鷓鴣○押蓼辛苦之物也○

此亦訪落之意成王自言予何所懲而謹後患乎莽蜂

而得辛螫信挑蟲而不知其能為大鳥此其所當懲者

蓋指管蔡之事也眉山蘇氏曰成王始信管蔡而疑周

患也○朱子曰蜂不可使而使之則是自求辛螫矣始
信其為挑蟲及其拚飛則維鳥矣以此信二叔則其禍
如此也○安成劉氏曰朱子以此詩作於成王免喪之
際則是武王崩後之二年也按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
工羣叔流言則是武王方崩處言即與周公避而居東
二年之秋天有雷風之變於是王迎公歸明年免喪朝
廟而此四詩繼作故此然我方幼冲未堪多難而又集
于辛苦之地羣臣奈何捨我而弗助哉

小毖一章八句

蘇氏曰小毖者謹之於小也謹之於小則大患無

由至矣安成劉氏曰謹之於小者即謹之於始也

即所謂訪落之意也謹之於始不以蜂鳥

之小則其後無拚飛大鳥之患矣名篇者特於必

字上加一小字其意深矣

載芟載柞側百反叶其耕澤澤音釋叶

賦也除草曰芟除木曰柞秋官梓氏掌攻草木是也曹

曰秋官梓氏掌殺草秋繩而芟之是澤澤解上聲散也

千耦其耘安成劉氏曰但隰但畛音

耘去苗間草也安成劉氏曰朱子初解嘗從鄭箋以耘

改爲去苗間草然以下文之次字觀之恐此句未盡說

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有隄于報思媚

其婦有依其土與以有略其糗于養俶載南畝叶滿

也疆民之有餘力而來助者遂人所謂以疆予與音任昉

太宰所謂間音民轉移執事者鄭氏曰問民謂無事若

今時傭力之人隨主人所左右者也華谷嚴氏曰言衆

噴衆飲食聲也媚順依愛士夫也言餉婦與耕夫相慰

勞去聲也三山李氏曰婦人行饁夫則順其婦婦亦依其

利曹氏曰利則入土也深俶始載事也曹氏曰前曰其耕

曰啟載南畝則將種矣。安成劉氏曰
第三節言男女長幼齊力於始耕也。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叶呼

函含活生也既播之其實含氣而生也曹氏曰百穀之性各有所宜而

水旱豐凶不可預料故悉種之所以為備也。鄭氏曰實種子也。安成劉氏曰第四節言苗生也。

驛驛其達有厭其傑

驛驛苗生貌達出土也厭受氣足也傑先長者也安成劉氏

曰第五節言苗生之盛也。

厭厭其苗綿綿其庶表驕

綿綿詳密也庶耘也臨川王氏曰前曰千耦其耘則既耕而耘今曰綿綿其庶則既苗而

耘也既苗而耘則以綿綿為善恐傷苗也。華谷嚴氏曰麥耘應皆除草也。麥與柞並言是新闢田除地上之

草也既耕而言耘是反土而除土中之草根也既苗而言庶是除苗間之草也。安成劉氏曰第六節言耘苗也。

載穫濟濟有實其積子賜反萬億及秣為酒為醴烝

界祖妣以洽百禮

濟濟人眾貌實積之實也積露積也新安胡氏曰酒三

酒正供之祭有十倫其禮實繁而皆以酒行之故祭可

以洽百禮。臨川王氏曰以洽百禮既烝界祖妣而達

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淑其馨胡考之寧

飶芬芳也未詳何物豐城朱氏曰皆酒胡壽也孔氏曰

法保民者受曰胡。三山李氏曰胡蒿老也。以燕享賓客則邦家之所以光

也以其養耆老則胡考之所以安也安成劉氏曰第八節又言可以待賓

也養老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叶音經振古如茲無韻未詳

且此振極也言非獨此處有此稼穡之事非獨今時有

今豐年之慶蓋自極古以來已如此矣猶言自古有年

也永嘉陳氏曰振古以來皆如上文之所謂也。華谷嚴氏曰自古以來皆如此繼此以往不願勿替也。安成劉氏曰第九節則追言田事之所由來者遠矣。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此詩未詳所用然辭意與豐年相似其用應亦不

殊安成劉氏曰朱子既辨此詩無祈田之意又以豐年之序所謂秋冬報者為誤矣而又謂此詩

之用當與豐年不殊蓋據此篇第七節而言也然則此詩所謂為酒醴罪祀其亦欲成之際薦新於宗廟而歌之也歟。新安胡氏曰此與良耜二詩誠不見其析報之意不過問其耕種之勞享其饋餉之情論其未黍稷或收穫之富或為酒醴以祀祖妣而為邦家胡考之光寧或為百室盈婦子寧殺犝牲以嗣以續此皆田家勤勞安逸之事而非告神之樂歌也。豈與七月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等詩同一歌誅其事以寓共歡舞神化之道而堅其樂事赴切之心也耶若拘拘於析報則感發之意微矣。

良耜楚側反良耜叶音反載南畝叶音反

賦也畧畧嚴利也孔氏曰是刃利之狀。安成劉氏曰第一節言始耕也。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叶音反

說見前篇安成劉氏曰第二節言苗生也。

或來瞻女音入載筐及筥其饌式亮伊黍

或來瞻女婦子之來饁者也筐筥饌具也三山李氏曰此言婦子行

饁之器與所盛之物也。廬陵彭氏曰其饌伊黍無珍味也。安成劉氏曰第三節言餉田也。

其笠伊糾叶其其縛音博斯趙直了以薶毛荼蓼

糾然笠之輕舉也毛氏曰笠所禦暑雨趙刺八聲薶去上聲也荼陸

草蓼水草一物而有水陸之異也孔氏曰山有原有隰故並舉水陸之草

今南方人猶謂蓼為棘盧達反荼或用以毒溪取魚即所謂荼毒也廬陵彭氏曰此見其無華飾無怠力所以記

也。畊民之狀也。安成劉氏曰第四節言耘苗也。

荼蓼朽止黍稷茂叶莫止

毒草朽則土執而苗盛安成劉氏曰第一節言苗盛也

穫之程程珍栗反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毗志反如櫛制瑟反

以開百室

揜揜穫聲也栗栗積之密也櫛理髮器言密也百室一

族之人也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族人輩作相

助故同時入穀也鄭氏曰如墉如櫛言積之高大且相比近也一族同時納穀觀也百室

者出必共洫間而畊入必共穀中而居也。安成劉氏曰第六節言收穫之多而齊也。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盈滿寧安也三山李氏曰百室既盈婦子於是寧蓋農事勤動不得安寧今農事已畢故各享其

樂也。安成劉氏曰第七節言共樂豐稔也。

殺時詳末犛有音其角叶盧以以續續古之人無

黃牛黑唇曰犛抹曲貌續謂續先祖以奉祭祀眉山蘇

似以續興來歲繼往歲也續古之人庶幾不替其先也
安成劉氏曰篇末言田事畢而以祭祀也其曰續古
之人亦上篇振
古如茲之意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或疑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芣良耜等篇即所謂

豳頌者其詳見於豳風及大田篇之末亦未知其

是否也眉山蘇氏曰聖人之為詩道其耕播種

際以感動其意夫詩之可以興者所以感發人之
善志也先言勤勞後言逸樂使勤者可以自忘其

勞而怠者亦
知以自奮也

絲衣其紕反載弁音俶俶音自堂徂基音自羊徂音羸乃代

鼎音及音鼐音兕觥其觶音旨酒思柔不音其音不音敷音胡考

之休

賦也絲衣祭服也紕潔貌載戴也弁爵弁也士祭於王

之服孔氏曰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絲為之故曰絲衣

而微黑如爵頭然曹氏曰餘皆用布惟冕與爵弁服

則衣用絲故知絲休休恭順貌孔氏曰人基門塾之基

安成劉氏曰門側之塾謂之塾蓋門之內外交其東西

皆有塾一門凡四塾外兩塾南向內兩塾北向謂之堂

指則內塾之基矣鼎音大音鼐音謂之鼐音注云飲上而小口

者奔古掩字小鼎也思語辭柔也吳譁也三山李氏曰大聲也○此

亦祭而飲酒之詩言此服絲衣爵弁之人外門堂視壺

濯盥豆之屬降牲於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至牢反告

充已乃舉鼎審與鼎同莫秋反告潔禮之次也又能謹其威儀

不誼譁不怠傲故能得壽考之福安成劉氏曰儀禮士

主人及賓皆入分立堂下東西宗人外自西階視壺濯

於堂上東序視盥豆銅於房東視几席及於西階及

降而告祭器之濯既几席之備具於是賓主皆出即位

于門東西鼎在門外北面北牲在鼎西南北首東足

東上宗人牲視牲反位告其充肥遂舉審告鼎之潔其

禮亦若此詩之次也○孔氏曰堂基但言所牲之處牛

羊但言所視之物互相足也○殿氏曰告濯具省器也

皆充省牲也告潔省躡也○臨川王氏曰自羊俎牛先

致勤敬也○三山李氏曰上五句未祭之先整潔謹致

如此下四句既祭之後敬謹如此則祭時謹禮可知矣
○爨源輔氏曰第一二句言其衣冠鮮潔而整肅也三
四五句言其行禮順習而有序也六七句言其酒器如
式而酒味和旨也八九句言其威儀敬靜而謹飭也如
是則宜乎得壽考之福矣玩此一詩真可畫也

絲衣一章九句

此詩或紕俎牛觶亦休并叶基韻或基鼎并叶紕

韻

於音鏢式灼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

之音鏢居表王之造叶祖反載用有嗣叶音實維爾公允師

賦也於歎辭鏢盛導循熙光介甲也所謂一戎衣也龍

寵也躑躅武貌造為戴則公事允信也○此亦頌武王

之詩言其初有於鏢之師而不用退自循養與時皆晦
既純光矣然後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後人於是寵而受
此躊躇然王者之功其所以嗣之者亦維武王之事是
師爾慶源輔氏曰此詩頌武王之武功言其初雖有基
時節到來既純光矣然後一著戎衣而天下翕然大定
此其所以為武王之武也後主於是寵而受此躊躇然
之武功其所以嗣之者亦維武王之事是師可也
時而動不後時而靡君之用武也能如是是亦武王也
已

酌一章八句

酌即勺音酌也內則十三舞勺即以此詩為節而舞
也建安何氏曰勺酌也舞篇文舞也孔氏云篇舞
不用兵器以其尚幼故習小舞也漢氏云詩為

樂章與舞人為節故以詩為舞也儀禮燕禮曰
若舞則勺注曰勺頌篇也鶴舞而奏之所以勸有
功然此詩與齊般皆不用詩中字名篇眉山蘇
其不可以薄養時晦見其可而後為之此所以為
酌也○華谷嚴氏曰初則遵養繼則躊躇酌其時
宜也疑取樂節之名如曰武宿夜云爾禮記曰舞
宿夜注云武曲名正義云武王至商郊停
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故名焉
綏萬邦力注豐年天命匪解佳賈桓桓武王保有厥土
于以四方克定厥家音昭于天皇以間之

賦也綏安也桓桓武貌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而武王克
商則除害以安天下故屢獲豐年之祥傳所謂周饑克
殷而年豐是也臨川王氏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而曰
屢豐年則其為武也異乎人之武矣○

三山季氏曰武王用兵為天下除害故能召和氣也。左傳僖公十九年衛大旱穽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然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厭也故此桓桓之武王保有

其士而用之於四方。曹氏曰今年豐屢應則天之眷佑此者由得土以定其家其德上昭于天也。武王之所由

邦所謂一戎衣而天下定也其屢獲豐年之祥則以人心和於下天時應於上也所以然者由上天有匪解之

命故武王有桓桓之德惟其有是德也故於多士濟濟之盛則保而有之任而用之於四方焉蓋天子以天下

為家者也必有以安定乎四方而後有以克定乎厥家此其德所以昭于天而遂君天下以代商也詩言於

昭于天者二大雅所謂於昭以文王之神言也此所謂於昭以武王之德言也惟文王之德昭于天也故周有

維新之命惟武王之德昭于天也故周有伐商之命其實武王之德即文王之德而武王之命即文王之命也

間字之義未詳傳曰間代也言君天下以代商也。華谷嚴氏

曰多方云此亦頌武王之功。慶源輔氏曰錢萬邦者武有邦間之此亦頌武王之功。慶源輔氏曰錢萬邦者武

天之嘉應也。有是志則有是應。死天而天弗違也。天命匪解者天命之無厭也。桓桓武王首武王之無怠也。天

命之無厭。武王之無怠也。後天而奉天時也。天命武王不問毫髮。保有厥土。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此武王之

武所成就也。是以其德上昭於天。而君天下以代乎商也。

桓一章九句

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六章則今之篇次蓋已失

其舊矣。又篇內已有武王之謚則其謂武王時作

者亦誤矣。華谷嚴氏曰解頤新語云武王有其事

王序以為講武類禡。馬嫁之詩豈後世取其義而

用之於其事也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祖維求定時周之命
於音繹思

賦也應當也敷布時是也繹尋繹也於歎辭繹思尋繹

而思念也○此頌文武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也

言文王之勤勞天下至矣其子孫受而有之然而不敢

專也布此文王功德之在人而可繹思者以資有功而

往求天下之安定臨川王氏曰大齊善人封建以為諸侯與共天下則所以求天下之定也

又以為凡此皆周之命而非復商之舊矣遂歎美之而

欲諸臣受封賞者繹思文王之德而不忘也慶源輔氏曰武王之

封賞功臣人見其為武王之思也自武王之心言之乃是文王功德之在人心而可思繹者非已之恩也

是而往求天下之安定則庶乎其可矣然則受其封賞者又可以不思繹文王之德哉時周之命集序以為凡此皆周之命而非復商之舊者是矣此又提起來說以興起人心也大封功臣于廟而歌此詩其言只止於此而都及車服錫予之物蓋以是為重而不以物為重也

賚一章六句

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三章而序以為大封於廟

之詩說同上篇安成劉氏曰大武作於武王崩後此頌為武樂第三章故詩中皆述

武王封賞之意而推本文王之德朱傳所謂頌文武之功亦若大武首章無頌文武之德也

於音皇時周土果其高山山喬嶽允猶翕及河敷

天之下潘侯哀反時之對時周之命

賦也高山泛言山耳隋則其狹而長者喬高也嶽則其

高而大者允猶未詳或曰允信也猶與由同翕河河善
 之溢今得其性故翕而不為暴也東聚也對答也言美
 哉此周也其巡守而登此山以柴望又道於河以周四
 嶽凡以敷天下莫不有望於我故聚而朝之方嶽之
 下以答其意耳黃氏曰得天下必告于各山大川禮也
 神受命之始不得不然也而况武王革命之主乎故此
 詩首末皆言是周之受命也○安成劉氏曰上四句言
 巡守而祭告河嶽之事也下三
 句言巡守而朝會諸侯之事也

般音一章十句

般義未詳曹氏曰說文云般旋也象舟之旋從舟
 從皮受所以旋也今名篇曰般辰盤旋
 之義巡守而通乎四岳所謂盤旋也○眉山蘇氏
 曰般遊也○華谷嚴氏曰未傳以桓賁皆大武篇

中之一章又以酌賚般名篇取樂節之名如曰武
 宿應去耳然則酌與賚般一體亦大武篇中之一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一百三十六句

詩傳大全卷之十九

詩傳大全卷之二十

魯頌四之四

魯夫少皞皞之墟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成王以封

周公長知丈子伯禽今襲慶東平府沂密海等州

即其地也葉慶府今兗州府東平府今東平州海州今寧海州密州今高密縣與沂州並

東隸山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故賜伯禽以

天子之禮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為廟樂其後又自

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新安王氏曰魯頌皆以美其君於宗廟無預其

詩似用以燕樂此頌之變也○問頌是告於神明

魯頌中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公豈有是事宋子曰是頌禱之詞耳○華谷嚴氏曰魯頌頌之變也周之衰也風變而雅頌亡頌聲之息前乎風雅

之變矣。越桓莊僖惠至襄而魯乃有頌，是故雅變而亡，頌亡而變雅之亡甚於變頌之變甚於亡也。舊說皆以為伯禽十九世孫僖公由之詩，孔氏曰：數之故為十九世。今無所考，獨闕官一篇為僖公之詩，無疑耳。夫以其詩之僭如此，然夫子猶錄之者，蓋其體同列國之風而所歌者乃當時之事，則猶未純於天子之頌。孔氏曰：雖名為頌而體實國風，非告風之美者耳。○曹氏曰：今以其體觀之分章斷句實國風之流耳。若其所歌之事又皆有先王禮樂教化之遺意焉，則其文疑若猶可予也。况夫子魯人亦安得而削之哉？然因其實而著之，而其是非得失自有不可掩者，亦春秋

之法也。朱子曰：著之於篇所以見其僭也。春秋書郊禘大雩雉門兩觀猶是意也。削之則沒其實矣。蓋其夫子之而實則不予也。○考索曰：亦如存雅亂之詩使後世有見其非耳，非謂其言之當也。或曰：魯之無風何也？先儒以為時王褒周公之後，比於先代故，廵守不陳其詩，而其篇第不列於大節之職，是以宋魯無風，其或然歟。眉山蘇氏曰：國皆有變風，宋魯獨無風，有頌。鄭氏云：宋王者之後，魯聖人之後，是以天子廵守不陳其詩，所以禮也。或謂夫子有所諱而削之，則左氏所記當時列國大夫賦詩及吳季子觀周樂皆無曰魯風者，其說不得通矣。

駟駟 古榮反 牡馬 叶滿反 在坳 古榮反 之野 叶上反 薄言駟者 叶章反

有驕戶橋反有皇有驪力知反有黃以車彭彭叶鋪反思無疆思馬斯臧

賦也駟駟腹幹幹馬脊也肥張貌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

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坳鄭氏曰必牧於坳野者避民居

與良驪馬白跨曰驪孔氏曰驪黑色跨骨間也黃白曰皇

孔氏曰黃而微純黑曰驪孔氏曰驪戎事乘驪故知純黑曰驪

黃驪曰黃謂黃而微赤者也彭彭盛貌思無疆言其思

之深廣無窮也臧善也○此詩言僖公牧馬之盛由其

立心之遠慶源輔氏曰僖公當作魯侯前云在閔宮一

以為僖公也夫入立心既遠則所成必厚大故美之曰

凡富厚之事率非輕易浮淺者之所能致

思無疆則思馬斯臧矣衛文公秉心塞淵而騾牝三千

亦此意也藍田呂氏曰僖公修政以誠心行之故言思

作徂者其效也與衛風秉心塞淵騾牝三千之意同古

之賢君誠心以行善政其效皆若此非獨牧馬而已○

段氏曰苟思馬而馬善則凡其思慮之所及者無不善

矣○驪雅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思

無疆思馬斯臧殆此之謂也○安成劉氏曰美文公之

馬則言其騾而牝者有三千之衆美僖公之馬則言其

駟而壯者有十六種之毛色蓋各極其盛而言皆以見其國之殷富也

○駟駟壯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騅音佳有駟符悲反有駟

有騏以車任任符丕反思無期思馬斯才西反有駟

賦也倉白雜毛曰騅孔氏曰雜毛是二色相間雜上云

黃白曰皇黃驪曰黃止一毛色之

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故不言雜毛也黃白雜毛曰駟孔氏曰今赤黃

○曰駢孔氏曰周人尚赤而牲用駢是駢為純赤言赤黃者謂其赤而黃其色鮮明者上云黃駢曰黃謂黃而微赤此云赤黃青黑曰駢孔氏曰青而微黑今之駢馬也也無期猶無疆也才材力也

○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駟徒河反有駟有駟音留有雜以車繹繹叶七反思無斃叶七反思馬斯作

賦也青驪驪良忍良反曰驪色有深淺班駮北角反如魚鱗

今之連錢駟也白馬黑鬣力軌反曰駟赤身黑鬣曰駟孔氏曰鬣馬駟駟為赤色若身鬣俱赤則駟馬故赤身黑鬣曰駟黑身白鬣曰雜音洛繹繹

不絕貌駟駟也作奮起也

○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駟音因有駟音洪有駟音孤有

驪音晉有魚以車祛祛起居反思無邪余反思馬斯徂

賦也陰白雜毛曰駟陰淺黑色今泥駟也形白雜毛曰

駟孔氏曰形赤也豪駟閉去聲曰驪毫在駟而白也孔氏曰駟今指黃馬也

駟脚脛蓋膝下之名二目白曰魚以魚目也孔氏曰爾雅六目白駟二目白魚祛

祛疆健也徂行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

邪蓋詩之言美惡不同或勸或懲皆有以使人得其情

性之正朱子曰如正風雅頌等語可以起人善心如變風刺滄等詩可以使人知戒懼人讀好底詩固

是知勸者讀不好底詩便知得此心不可如此所以讀詩者便思無邪也蓋詩之功用如此又曰所謂得情性之正者情性是貼思字正是然其明白簡切通于上下

未有若此言者故特稱之以為可當三百篇之義以其

要為不過乎此也。學者誠能深味其言而審於念慮之間，必使無所思而不出於正，則日用云為莫非天理之流行矣。廬陵彭氏曰：夫子教人學詩之法，思無邪一言，非欲人得其情性之正，然就詩經而指其要以示人，則唯思無邪之語，既明白簡切，而足明各詩之直指，又通于上下，而足該衆詩之全體，此於其他詩詞則多微婉而或不能明白簡切，各言一事，而或不能通于上下，故夫子獨稱思無邪之一言，以示學詩之方也。蘇氏曰：昔之為詩者，未必知此也。孔子讀詩至此，而有合於其心焉，是以取之，蓋斷章云爾。

駉四章章八句

有駉有駉，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叶謨反。

振振鷺鷺于下，叶後反。鼓咽咽。烏玄反。醉言舞于胥樂兮。音兮。
興也。駉，馬肥強貌。明明，辨治也。廬陵歐陽氏曰：明明，修明其職也。振振，羣飛貌。鷺鷺，羽舞者所特，或坐或伏，如鷺之下也。咽與淵同，鼓聲之深長也。或曰：鷺亦興也。毛氏曰：鷺與潔白之土，羣集于朝，君與之飲酒，以鼓節之咽咽然。胥，相也。醉而起舞以相樂也。此燕飲而頌禱之詞也。安成劉氏曰：此為燕飲之詩，唯卒章自今以始以下，則頌禱之辭也。
○有駉有駉，彼乘牡。夙夜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興也。鷺于飛舞者，振作鷺羽如飛也。曹氏曰：上章醉言舞以樂成之也。此

章醉言歸以禮節之也

○有駟有駟駟彼乘駟呼孫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

始歲其有叶羽君子有穀詒孫子叶樊于正月樂兮

興也青驪曰駟今鐵駟也載則也有有年也穀善也叶音

曰君民如此治道得矣復何為哉若自此年或曰祿也

貽遺去聲也眉山蘇氏曰願其頌禱之辭也

有駟三章章九句慶源輔氏曰駟彼乘黃恐是指來

明明所謂精白一心以承休德也自今以始歲其

有為庶民之慮切矣君子有穀詒孫子為後世之

思樂音洛泮水薄采其芹其介魯侯戾止言觀其斝其

反介其斝斝音害鸞聲呼會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賦其事以起興也思發語辭也泮水泮宮之水也諸侯

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璧

以其半於辟靡故曰泮水而宮亦以名也毛氏曰天子

宮。鄭氏曰辟靡者築土壅水之外圍如壁四方來觀

者均也泮之言半也泮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

也芹水菜也本草曰水蘄一名戾至也戾音飛揚也戾音

噦和也三山李氏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國人無長幼

漢明帝開辟靡冠帶縉紳之人此飲於泮宮而頌禱之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居表其馬蹻

躋其音昭昭叶之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賦其事以起興也躋躋盛貌也和顏色也慶源輔氏曰其音昭昭集

傳遺此一句解鄭大謂倍公之德音者是也故下面說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以見善於教入載色載笑王氏以為其音昭昭所謂而康而色者亦是也○黃氏曰魯人非樂乎泮水也樂乎倍公之賢而入才所賴以長育成就也芥藻微物也而樂之有餘所樂者在倍公而寓於芥藻也樂心一生則為可以觀其所樂其於芥藻聞其鸞則樂其噦噦見其馬則樂其躋躋人之樂之也如此倍公何以得此於魯人哉載色載笑即之也温匪怒伊教猶善誘倍公之育才可見矣○安成劉氏曰二章言魯侯至泮而和其笑語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芣叶護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

酒永錫難老叶魯順彼長道叶徒屈此群醜

賦其事以起興也節鳧葵也葉大如手赤圓而滑江南

人謂之尊菜者也本草注曰尊菜三四月後通名絲蓴味甘體軟霜降以後名瑰蓴味苦體

澁長道猶大道也屈服醜眾也廬陵彭氏曰唯難老則

也○臨川王氏曰順從君子之長道而屈服此魯國之羣衆也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詞

也慶源輔氏曰首祈其壽考次析其功業亦可謂善頌也善禱矣羣醜雖言羣衆便已含准夷在其中○安成

劉氏曰三章頌魯侯享壽考而盡君道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

假音格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祐候五

賦也昭明也假與格同烈祖周公魯公也三山李氏曰

德外能慎其威儀表裏盡善此民所以則之也○曹氏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所謂允文也順彼長道屈此羣醜所謂允武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專頌魯侯之德以為能盡孝道以自求多福威儀者君德之符文武者

君德之備也。○安成劉氏曰：四章頌公之化其民，孝其祖以享福祿也。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叶蕭矯矯虎

臣在泮獻馘况璧反叶淑問如臯陶叶夷在泮獻囚

賦也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也淑善也問訊囚也

囚所虜獲者孔氏曰馘臨陣格殺之而取其耳也所馘

武臣如虎者獻之所囚者服罪之人察獄之吏蓋古者

受其詞而斷其罪故善聽獄如臯陶者獻之

出兵受成於學禮記王制注及其反也釋奠於學而以

訊馘告耳者○安成劉氏曰：司馬公曰：受成獻馘莫不

在學所以然者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君子有勇而

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若專訓之以勇力而

不使之知禮義故詩人因魯侯在泮而願其有是功也

三山李氏曰：古者建學養才在此飲酒在此受成在此

獻功在此則學校之制不為徒教有補於風化多矣○

慶源輔氏曰：序以為修泮宮者正以此章既作泮宮一

句生義將以作為創造則又恐魯不應舊來無學故遂

以為修耳殊不知此乃魯侯與羣臣燕飲泮宮之詩而

詩人頌禱欲其有以終獲淮夷之服耳故云魯國既作

泮宮則淮夷既服其文德矣故于此下遂言願其獻馘

獻囚之事也○安成劉氏曰：五章頌魯侯以德服人

而獻功於學也

○濟濟子禮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他歷彼東南叶

賦也廣推而大之也德心善意也狄猶邊也釋文曰狄

川王氏曰：攘東南謂淮夷也孔氏曰淮夷在魯之東南

而過之也徐戎並與見於費誓之書則淮夷之為魯患自伯禽受

封之時而已然矣故詩人頌禱其君必至於狄彼東南

而後可以無愧也烈祖伯禽焉也烝烝皇皇盛也也昔代曰其并進而向敵也也皇然不吳不揚肅也也不告于訕師克而和也不爭功也也鄭曰訕訟也無以爭訟之事告於治獄之官伯州黎之事是也又曰征伐有交爭者必告治獄之官伯州黎之事是也念而爭其心可謂廣矣惟為血氣所使一有毫髮之利則淮夷之切烝烝皇皇不吳不揚未嘗爭訟惟在泮獻功而已○安成劉氏曰六章頌願公之臣士皆有才德以立功也

○角弓其繅音求束矢其搜色留戎車孔博徒御無數叶弋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叶宜式固爾猶淮夷卒獲叶黃郭反賦也賦弓健貌鄭氏曰言持弦急也五十矢為束或曰百矢也孔氏曰荀卿論兵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是一弩用五十矢天司寇云入束矢於朝注古者十弓百矢與書及

左傳所言賜諸侯彤弓一彤矢百故又謂束矢當百簡也搜矢疾聲也孔氏曰其發疾博廣大也無斃音亦言競勸也逆違命也蓋能審固其謀猶則淮夷終無不獲矣眉山蘇氏曰公之兵戎精繕而不逆○臨川王曰孔淑不逆言無復作惡而順以服也○鄭氏曰堅固其軍謀謂度已之德慮彼之罪以出兵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又願其器械修整卒乘競勸既勝淮夷甚善而無有違命者章末又致戒以為苟能審固其謀敵則淮夷豈終不可獲哉以詩意觀之是時魯國想必為淮夷所擾而未有以勝之也○安成劉氏曰七章願公之兵徒精好謀慮審固而終服淮夷也

○翻彼飛鴉呼驕集于泮林食我黍稷反懷我好音景彼淮夷來獻其琛救金元龜象齒大賂南金反興也鴉惡聲之鳥也黠乘實也非氏曰傳云黍稷甚甜

黜則其音變而義也泮林有黜鴉來食之歸我好音

覺悟也珠寶也元龜尺二寸史記曰龜千歲滿尺二寸

賂遺聲也南金荆揚之金也鄭氏曰荆揚貢金

賁徐州淮夷頌珠暨魚則淮夷其土不出龜象其國不

三山李氏曰書載伯禽宅曲阜徐戎並興是淮夷

世為魯患故願僖公能使之順服貢獻如此也此章

前四句興後四句如行葦首章之例也安成劉氏曰卒

泮水八章章八句新安胡氏曰蘇公以為泮宮僖公

克淮夷則亦以為為疑而宋子於三章以下以為頌

魯頌亦經也今幸有魯頌以補春秋之闕論其詩

若尚何過疑之有哉安成劉氏曰朱子以作泮

宮克淮夷之事他無所考故不質其為僖公之詩而且以克服淮夷為頌禱之詞以愚考之春秋不書常事則夫作泮宮之事十二公之經固疑皆無所見也至於僖公克服淮夷雖亦不見於春秋而僖公十三年嘗從齊桓會于泮為淮夷之病卻矣但此詩六年嘗從齊桓會于泮為淮夷之病卻矣但此詩所言不無過其實者當為頌禱之溢詞也

宮有血况域實實枚救赫赫姜嫄元音其德不回上

帝是依限音無災無害彌月不遲回音是生后稷降之百

福力叶黍稷重直龍穆音六直反植微力禘音力菴有

下國通叶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求音奄有下土

績禹之緒象音

賦也闕深閉也宮廟也藍田呂氏曰魯廟非姜原廟也他清靜也實實

鞏固也。救救，盧紅密也。孔氏曰：救救者，細密之意。故

廟節皆云：斷其材而斲之。加密石焉，是斲密之事也。時蓋修之，故詩人歌詠其事。

以為頌禱之詞，而推本后稷之生，而下及于僖公耳。孔

曰：作者將義，僖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嫄，下及于太王。文武爰及，成王封建之辭，魯公受賜之命，言其所以有

白回邪也。依舊眷顧也。說見生民篇。先種曰殖，後種

曰穡。孔氏曰：重穡種，生熟奄有下國，封於郃也。華谷

曰：劉氏云：奄有下國，所以原緒業也。禹治洪水，既平后

稷，乃播種百穀。孔氏曰：禹能平水土，稷能播種，二者俱

禹所治之地也。○慶源輔氏曰：奄有下土，指教民稼穡

之事而言也。使天下之民皆得以稼穡於其土地，則是

后稷奄有其土也。禹稷之功，相為終始，相繼以相成。無

稷則禹之平水土，何益無禹則稷之教稼穡，何施。○三

也。右也。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

續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與叶上無貳無虞，上帝臨

女，音都商之旅，克成厥功。叶居反王曰叔父，扶雨建爾

元子，叶子反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扶雨反

賦也。翦，斷也。大王自幽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

之。於是而王迹始著，蓋有翦商之漸矣。格庵趙氏曰：蔡

未始有翦商之志，然大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

此。○雙峯饒氏曰：非謂大王有翦商之志也。言翦商雖

詩經卷之十

也。○雙峯饒氏曰：非謂大王有翦商之志也。言翦商雖

也。○雙峯饒氏曰：非謂大王有翦商之志也。言翦商雖

也。○雙峯饒氏曰：非謂大王有翦商之志也。言翦商雖

也。○雙峯饒氏曰：非謂大王有翦商之志也。言翦商雖

也。○雙峯饒氏曰：非謂大王有翦商之志也。言翦商雖

也。○雙峯饒氏曰：非謂大王有翦商之志也。言翦商雖

在武王之時而太王實基王迹乃翦商之所從始爾。南豐魯氏曰太王蓋諸侯之能與邦者本不必云肇基王迹也。武王既有天下雖其寢成之由故曰肇基王迹所謂實始翦商者殆因肇王迹之語而言之過耳。屆

極也猶言窮極也。虞慮也無貳無虞上帝臨文猶大明

云上帝臨文無貳爾心也。敦治之也咸同也言輔佐之

臣同有其功而用公亦與焉也。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

元子魯公伯禽也。三山李氏曰謂啓開字居也。慶源輔貳無虞上帝臨文一有貳心他慮則便與天為二不足以致天之屆矣所謂能治商之衆皆羣臣上下一德一心之功為周室輔則封魯公不特為魯公計乃所以為周家計矣。安成劉氏曰此章推言后稷以下至于周

公伯禽也。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苴

公之子叶樊龍濟承祀叶養六轡耳春秋匪解音解叶

享祀不忒皇天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虛宜虛是饗是

宜牛奇牛降福既多章格當周公皇祖亦其福女音

賦也附庸猶屬城也小國不能自達於天子而附於大

國也上章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此乃言其命魯公

而封之也。朱子曰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

邦儀父之類是也。問顯更亦魯附庸在魯地七百里之中從孟子百里之說則魯安得七百里之地曰是禮

記說封周公曲阜之地七百里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其勢必不止於百里。安成劉氏曰周室封建之法

當以武成分土推三者為正魯侯爵地方百里以司馬法及小司徒之制推之地方百里者橫田萬井萬井之

地以開方之法通筭實占地三百萬里此蓋班祿之制所謂錫之土田者也故南軒張氏以為分土三等皆以

其田言之地雖有山川相間廣狹不齊而制田之多寡則自若也故其山川城郭宮室塗巷皆在百里田制之外即所謂錫之山川者也若須句若頡頏又皆魯之附庸即所謂錫之附庸者蓋亦在百里田制之外是魯之疆域固不止百里矣然作明堂位者遠安為七百里之說孔氏乃附會之以為封魯五百里之上加以九同七同五同三同四等附庸共為方百里者二十四并魯方百里者二十五積四十九同開方之得七百里其說恐難信也

莊公之子其一閔公其一僖公知此是僖公者

閔公在位不久未有可頌此必是僖公也安成劉氏曰

在位二年僖公以庶兄繼立 在位三十三年 耳耳柔從也春秋錯舉四時也

武過差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功於王室故命魯公以夏

正孟春郊祀上帝配以后稷牲用騂牡魯氏曰司常言

之爻龍為旂諸侯建之僖公雖僭郊禮而猶以龍旂承祀不敢全僭天子禮也明堂位乃曰魯公乘大路載弧

獨辨十有二疏日月之皇祖謂羣公安成劉氏曰上言

是稱后稷為皇祖此言皇祖此章以後皆言僖公致敬

在周公下故知是指羣公

郊廟而神降之福國人稱願之如此也安成劉氏曰此

魯以至僖公致敬

秋而載嘗夏而福衛叶戶反白牡騂剛犧尊將將七羊反毛

魚尊交載側吏羹叶盧邊豆大房此下當脫一句如萬舞

洋洋孝孫有慶叶祿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

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賦也嘗秋祭名福衛施於牛角所以止觸也周禮封人

云凡祭飾其牲設其福衛是也角衛設於鼻秋將

嘗而夏福衡其牛言夙戒也白牡周公之牲也駢剛魯

公之牲也白牡殷牲也周公有王禮故不敢與文武同

魯公則無所嫌故用駢剛孔氏曰公羊傳云周公用白

毛不純色也剛特也白牡謂白特駢剛亦特也○安犧

成劉氏曰不敢使與文武同故用駢剛人所尚之色犧

素何尊畫牛於尊腹也或曰尊作牛形鑿其背以受酒

也孔氏曰阮諧禮圖云犧尊節以牛腹上畫牛形又大

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

犧牛為尊也毛魚周禮封人祭祀有毛魚之豚注云燭似鹽

肉中淪去聲其毛而魚之也哉切肉也羹大羹釧音羹

大羹太古之羹渚欲入煮肉汁不和去聲盛之以登貴

其質也儀禮設太羹渚于醴北注云設之所以敬釧羹

肉汁之有菜和者也盛之釧器故曰釧羹大房半體之

俎足下有附音附數如堂房也孔氏曰明堂位云周房俎房

於堂房然知是半體皆周語云郊禘之事則有全烝王

公立飲則有房烝烝烝烝則有殺烝全烝謂全載牲

體載烝謂體解即折萬舞名震騰音騰驚動也曹氏曰不驚

則焉烝是半體可知三壽音壽朱詳鄭氏曰

水常平自伴爾熾而昌以下皆擬辭三壽朱詳鄭氏曰

三卿也華谷嚴氏曰願有壽考之三卿為朋或曰願公

壽如岡陵等而為三也安成劉氏曰此章申言信公致

○公車千乘龜證反叶朱英綠縢徒登反二矛重音龍弓音

公徒三萬見曾朱縢息徒反烝徒增增我狄是膺荆

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未反黃髮

公地有叶蕭壽眉與試俾爾昌而大叶特俾爾者而艾吾蓋

五計反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叶暇

賦也千乘大國之賦也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

人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

十五人千乘之地則三百十六里有奇音也三山季氏

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

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或出車一乘則千乘之地方三

百一十六里有奇若以孟子所言周公封魯地方百里

則無緣有千乘司馬法之言不足信也包氏註論語以

為古者井田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通計萬井

則魯地百里常有千乘矣合從包氏說○安成劉氏曰

王制謂公侯之田皆方百里以武成列爵分土之說推

之與王制合是魯常有百里之土田明矣而古者以田

賦出兵據司馬法及小司徒之說推之則成方十里為

田百井山車一乘每乘馬四匹甲士七步卒合七十五人

外中十二頭駕重車在後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

既養五人撫級五人合二十五人也同方百里為田萬

井止出車百乘積十同為十萬井始得出車千乘其十

萬井開方則方三萬一千六百非餘一萬八千畝有奇

為方三百十六里餘六十畝有奇然其里數增多不合

於侯封百里之制故季氏以為當從包氏之說雖與集

傳不合然朱子注孟子千乘之國亦嘗以為地方百里

出車千乘矣朱英所以飾茅綠滕所以約弓也安成劉氏曰滕

二矛夷矛首矛也重弓備折壞也徒步卒也三萬舉成數也

車千乘法當用十萬人而為步卒者七萬二千人然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苟

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大國三軍而已三軍

為軍二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為步卒不過

二萬七千人舉其中而以成數言故曰三萬也華谷嚴

頌多夸大之詞曰千乘曰三萬不必求其數之盡合也

貝冑貝飾冑也朱纁所以綴也孔氏曰貝者水蟲甲有文章冑謂兜鍪以貝為飾說文云綬纁朱纁赤纁也謂以朱纁綴甲增

增衆也戎西戎狄北狄膺當也荆楚之別號舒其與國也懲艾承禦也僖公嘗從齊桓公伐楚故以此美之孔氏曰僖四年公會諸侯等伐楚楚一各荆舒是楚之與國故連言荆舒共伐戎狄則無文○三山李氏曰泮水美德公能服淮夷皆無是尹而美之則膺戎狄懲荆舒未必不如其服淮夷也蓋祝頌之詞例如此○安成劉氏曰荆者楚之本號蓋以荆山而得名春秋莊公十年始書荆以正其夷狄之號至僖公元年乃改稱楚四年僖公從齊伐楚遂盟召陵僖公雖不得專其功而祝其昌而詩人之詞容有溢矣讀者當不以詞害意而祝其昌

大壽考也壽考與試之義未詳王氏曰壽考者相與為公用也蘇氏曰願其壽而相與試其才力以為用也

泰山巖巖次反魯邦所瞻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

邦工反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賦也泰山魯之望也詹與瞻同孔氏曰泰山在齊魯之界其陽則魯其陰則齊

二國皆以龜蒙二山名廬陵羅氏曰郡國志泰山郡博南○孔氏曰春秋齊人來歸鄆誰龜陰之田謂龜山之北田也論語說顛更云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是魯之境內有此二山於言奄有○曹氏曰荒奄也大東極東龜則朝之龜山蒙則費之東蒙山荒奄也大東極東也海邦近海之國也曹氏曰淮夷來同則淮諸夷在魯之南者同來會盟莫敢不率從

曰老壽者相與試用則不時三壽作朋而已所用皆老成人也○考索曰此詩曰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復用公之字與夫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皆是祝頌之詞若非祝頌之詞則是僖公果萬有千歲乎○華谷嚴氏曰萬有千歲猶曰千歲萬歲也○安成劉氏曰此章承前章祭祀獲福之意而美公以武功祝公以福壽也

○泰山巖巖次反魯邦所瞻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

邦工反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賦也泰山魯之望也詹與瞻同孔氏曰泰山在齊魯之界其陽則魯其陰則齊

二國皆以龜蒙二山名廬陵羅氏曰郡國志泰山郡博南○孔氏曰春秋齊人來歸鄆誰龜陰之田謂龜山之北田也論語說顛更云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是魯之境內有此二山於言奄有○曹氏曰荒奄也大東極東龜則朝之龜山蒙則費之東蒙山荒奄也大東極東也海邦近海之國也曹氏曰淮夷來同則淮諸夷在魯之南者同來會盟莫敢不率從

曰老壽者相與試用則不時三壽作朋而已所用皆老成人也○考索曰此詩曰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復用公之字與夫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皆是祝頌之詞若非祝頌之詞則是僖公果萬有千歲乎○華谷嚴氏曰萬有千歲猶曰千歲萬歲也○安成劉氏曰此章承前章祭祀獲福之意而美公以武功祝公以福壽也

○泰山巖巖次反魯邦所瞻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

邦工反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賦也泰山魯之望也詹與瞻同孔氏曰泰山在齊魯之界其陽則魯其陰則齊

二國皆以龜蒙二山名廬陵羅氏曰郡國志泰山郡博南○孔氏曰春秋齊人來歸鄆誰龜陰之田謂龜山之北田也論語說顛更云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是魯之境內有此二山於言奄有○曹氏曰荒奄也大東極東龜則朝之龜山蒙則費之東蒙山荒奄也大東極東也海邦近海之國也曹氏曰淮夷來同則淮諸夷在魯之南者同來會盟莫敢不率從

曰老壽者相與試用則不時三壽作朋而已所用皆老成人也○考索曰此詩曰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復用公之字與夫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皆是祝頌之詞若非祝頌之詞則是僖公果萬有千歲乎○華谷嚴氏曰萬有千歲猶曰千歲萬歲也○安成劉氏曰此章承前章祭祀獲福之意而美公以武功祝公以福壽也

○泰山巖巖次反魯邦所瞻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

邦工反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賦也泰山魯之望也詹與瞻同孔氏曰泰山在齊魯之界其陽則魯其陰則齊

二國皆以龜蒙二山名廬陵羅氏曰郡國志泰山郡博南○孔氏曰春秋齊人來歸鄆誰龜陰之田謂龜山之北田也論語說顛更云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是魯之境內有此二山於言奄有○曹氏曰荒奄也大東極東龜則朝之龜山蒙則費之東蒙山荒奄也大東極東也海邦近海之國也曹氏曰淮夷來同則淮諸夷在魯之南者同來會盟莫敢不率從

曰老壽者相與試用則不時三壽作朋而已所用皆老成人也○考索曰此詩曰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復用公之字與夫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皆是祝頌之詞若非祝頌之詞則是僖公果萬有千歲乎○華谷嚴氏曰萬有千歲猶曰千歲萬歲也○安成劉氏曰此章承前章祭祀獲福之意而美公以武功祝公以福壽也

○泰山巖巖次反魯邦所瞻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

邦工反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賦也泰山魯之望也詹與瞻同孔氏曰泰山在齊魯之界其陽則魯其陰則齊

而順從也。○安成劉氏曰：此亦承上章祭祀獲福之意而言。願公治其境內，以服遠國也。遂荒以下皆期望之詞。下章

○保者，鳧繹也。叶弋反遂荒，徐宅也。各反至于海邦，淮夷犖狁。叶

反。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賦也。鳧繹，二山名。三山李氏曰：禹貢徐州嶧陽，孫桐此

異鳧山在兗州鄒縣東南三十里。嶧山一名鄒山，在鄒縣南二十二里。宅，居也。謂徐國也。

諾，應辭。若，順也。○泰山龜蒙，鳧繹魯之所有。其餘則國

之東南，勢相連屬，燭可以服從之國也。臨川王氏曰：言

海邦南及于蠻貊。○安成劉氏曰：泰山曰所詹龜蒙，曰

奄有鳧繹，曰保者，皆以魯地而言也。其餘非魯所有，則

皆以遂荒總盡其詞而致其願，望於公也。

○天錫公純嘏。叶果反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

侯燕喜，令妻壽母。叶蒲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叶羽反

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賦也。常，或作嘗。嘗在薛之旁，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

皆魯之故地，見侵於諸侯而未復者，故魯人以此願僖

公也。曹氏曰：漢地理志魯有薛縣，而齊孟嘗君食邑於

許田，杜預注：成王營王城，故賜周公許田。以令妻，令善

之妻，聲姜也。壽母，壽考之母。成風也。安成劉氏曰：僖公

姜，其母風，姓曰成風，為莊閉公八歲被弑，必是未娶其

公之妾，薨於文公四年。母叔姜亦應未老。安成劉氏曰：閉公在位二年，為慶父

所弑，其母叔姜莊公夫人哀姜之婦。

也此言令妻壽母又可見公為僖公無疑也有常有也
兒齒齒落更生細者亦壽徵也眉山蘇氏曰頤公壽考以復魯之侵地宜其室家臣庶以保有其國也○安成劉氏曰此章稱頤僖公享壽福康寧之福有夫妻子母之樂皆承前章祭祀獲福之意也

○徂來之松新甫之栢叶通反是斷是度叶短反是度叶待反是尋是尺叶尺反

松楠叶尺反有鴛叶七反路寢孔碩叶常反新廟奕奕叶尺反案

斯所作孔曼叶音且碩叶音萬民是若

賦也徂來新甫二山名廬陵羅氏曰地理攷異徂來亦在汶陽縣八尺曰尋鴛大貌路寢正寢也安成劉氏曰新廟

僖公所修之廟安成劉氏曰即美斯公子魚也作者教

護屬音功課章程也孔氏曰公子魚為之主師教公工

曼長碩大也萬民是若頤萬民之望也慶源氏曰九

作是頤者言之取木於二山斷而度之或長或短而於之為椽楹者猶為然而大則其為梁為柱者可知既成廟後之正寢又甚宏大則僖公所修之廟大矣又言其教護屬功董其子役之人而曰此實矣斯所作其制度甚長且大以頤萬民之望也有所興作而不頤民心則興怨讟矣安能致彼如斯之頤禱哉○安成劉氏曰此章復詳言修廟之事與篇首兩句之意相首尾也

闕宮九章五章章十七句內第四章二章章八句二

章章十句

舊說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十

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多寡不均雜亂無

次蓋不知第四章有脫句而然今正其誤新安胡
 謂闕宮是依殷武而作殷武首言高宗伐荆楚
 次言侯國服從方及於壽考且寧遠結之以作寢
 廟朱子釋廟中之寢所以安高宗之神得之矣闕
 宮首原傳公家世次及承祭祀壞夷狄復境上極
 頌其壽考亦遠結之以作新廟與殷武亦出一手
 持殷武簡而嚴闕宮張而夸耳故朱子於殷武之
 末謂與闕宮卒章文意略同但先儒因此詩服淮
 夷蠻貊等事春秋所不載皆不能無疑故黃氏以
 為未然之期望朱子以為頌禱之辭也○眉山蘇
 氏曰詩人頌禱公上為神之所福內為國人之所
 安外為鄰國之所懷而修舊起廢治其寢廟以順
 萬民之所望也○定宇陳氏曰禱公修闕宮以其
 新修故又曰新廟而路寢即廟中之正寢也毛鄭
 以闕宮為姜嫄廟者同非毛又以新廟為闕公廟
 者尤非也

魯頌四篇二十四章二百四十三句 考索曰駟詩言投馬之事

有駟言君臣宴飲泮水言其修泮宮服淮夷所獲
 之事猶為可褒也至於闕宮則毀譽失真且如言
 姜嫄而投至於文武與夫郊天之祭魯以諸侯而
 乃盛稱以示誇耀不亦過乎○臨川王氏曰周頌
 之辭約約所以為嚴盛德故也魯頌
 之詞侈侈所以為夸德不足故也

商頌四之五

契為姓司徒而封於商傳十四世而湯有天下其
 後三宗迭興孔氏曰契為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曰子而封於商從契至湯為十四世也○釋文曰商者契所封之地名湯有天下遂以高宗名○安成劉氏曰湯後九世至木戌而商道興廟號高宗武丁再傳而至祖中所謂三宗迭興也蓋商人宗之皆為百世不遷之廟故周公作無逸歷舉言之但祖中親盡之際適以國亡故未有宗號也
 及紂無道為武王所滅封其庶兄微子啓於

宋脩其禮樂以奉商後

吳氏曰武王克殷封武庚於宋其地也

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

孟豬之野 孔氏曰宋至泗濱西

其後政衰商之禮樂日以放失七世至

戴公時 孔氏曰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除 大夫正

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大師歸以祀其先王至

孔子編詩而又亡其七篇然其存者亦多闕支疑

義今不敢強通也 孔氏曰正考甫生孔父嘉孔父

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初父初父生防叔防叔遷魯為防大夫故曰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則正考甫是孔子七世之祖周用六代之樂故有商頌

是宋作朱子曰宋襄一伐楚而已其事可考安有

莫敢不來享等事又問恐是宋人作之 禮運往事

以祀其先王若是商時所作商尚質不應商頌反

多於周頌曰商頌雖多如周頌覺得文勢自別周

頌雖簡文自平易商頌自是與古非宋人所能作

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容也 守不陳其

詩商都亳宋都商丘皆在今應天府亳州界 應天

改歸德州隸河南亳州今亳縣屬直隸鳳陽府

州曹氏曰契封商今上雒商是也至湯凡八遷

徙居亳從先王居帝嚳嘗都也湯十九世至盤庚

其間又五遷後居河南南亳殷即湯故都故後世或

稱商或稱宋或兼稱殷商

倚

於立 與那與置我執 音 鼓奏簡簡行我烈祖

賦也倚歎詞那多 臨川王曰美商之樂歎而多之也

也 多之 置陳也 禮記曰言其美之不足故嗟歎而

大也。行反苦旦樂也。列祖湯也。毛氏曰：有功烈之祖也。記曰：商人尚

聲，臭味未成，滌音蕩其聲，樂三闋。反苦穴然後出迎牲，即

此是也。禮記郊特牲注曰：滌蕩猶搖動也。○安成劉氏曰：凡聲屬陽，故曰樂由陽來，商人祭祀尚聲，所以先求諸陽者也。舊說以此為祀成湯之樂也。

湯孫奏假，綏我思成，執音鼓淵淵。叶於嘒音管聲既和，且

平，依我磬聲於音赫湯孫。叶思穆穆厥聲。

湯孫主祀之時，王也。禮記郊特牲注曰：自太甲以下至紂，皆為湯孫，但不知所亦者何王耳。假與格同，言奏樂以格于祖考也。綏，安也。思成，未詳。

鄭氏曰：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謂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齊音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

者，先粗而後精，自外而入內也。○建安何氏曰：慕容氏會親之居處笑語，志意樂嗜，往而不反，非有實也。夫豈形體之所能交哉？思之所至，足以通之矣。齊之三曰：思之之至，雖親之不可見者，如見其存，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如此。○朱子曰：見所為齊者，思之熱若見其所為齊之親也。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鬚見也。如見親之在神位也。周旋出

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孔氏曰：入室初入廟室，儼然鬚見也。如見親之在神位也。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此謂思成。蘇氏曰：息之聲，朱子曰：設祭既畢，孝子出戶而聽，儼然言其容，儼然言其氣也。補氏云：既曰必有，又曰儼，此之謂思成。蘇氏曰：然，然也。儼然，蓋誠之不可掩也。此之謂思成。蘇氏曰：其所見聞本非有也，生於思耳。此一說近是。蓋齊而思

息之聲。朱子曰：設祭既畢，孝子出戶而聽，儼然言其容，儼然言其氣也。補氏云：既曰必有，又曰儼，此之謂思成。蘇氏曰：然，然也。儼然，蓋誠之不可掩也。此之謂思成。蘇氏曰：其所見聞本非有也，生於思耳。此一說近是。蓋齊而思

其所見聞本非有也，生於思耳。此一說近是。蓋齊而思

其所見聞本非有也，生於思耳。此一說近是。蓋齊而思

其所見聞本非有也，生於思耳。此一說近是。蓋齊而思

其所見聞本非有也，生於思耳。此一說近是。蓋齊而思

其所見聞本非有也，生於思耳。此一說近是。蓋齊而思

其所見聞本非有也，生於思耳。此一說近是。蓋齊而思

其所見聞本非有也，生於思耳。此一說近是。蓋齊而思

其所見聞本非有也，生於思耳。此一說近是。蓋齊而思

其所見聞本非有也，生於思耳。此一說近是。蓋齊而思

其所見聞本非有也，生於思耳。此一說近是。蓋齊而思

其所見聞本非有也，生於思耳。此一說近是。蓋齊而思

其所見聞本非有也，生於思耳。此一說近是。蓋齊而思

其所見聞本非有也，生於思耳。此一說近是。蓋齊而思

其所見聞本非有也，生於思耳。此一說近是。蓋齊而思

其所見聞本非有也，生於思耳。此一說近是。蓋齊而思

其所見聞本非有也，生於思耳。此一說近是。蓋齊而思

其所見聞本非有也，生於思耳。此一說近是。蓋齊而思

之祭而如有見聞則成此人矣華谷嚴氏曰若神不來

來格是安我以所鄭注頗有脫誤今正之慶源輔氏曰

思而成之人也淵淵深遠也呼惠清亮也磬玉磬

也堂上外歌之樂非石磬也孔氏曰磬非樂之主而云

非石磬也○張子曰玉磬聲之最和平者可以養心其

聲一定始終如一無隆殺也○臨川王氏曰依說磬聲

言與堂上穆穆義也○鄭氏曰於威矣湯孫此樂之義其

言磬聲又言穆穆取聲成穆聲樂見商人之尚聲連叶

三聲字又見商人之質也○慶源輔氏曰穆穆取聲亦

是言樂言於赫哉之

湯孫其樂聲甚美也

庸鏞通毛氏曰大黻黻然盛也奕奕然有次序也濮氏

庸鏞通種曰庸黻黻然盛也奕奕然有次序也曰周

人之樂執籥秉翟者文舞也朱下玉戚者武舞也萬舞

二舞之總也故州風有公庭萬舞魯頌有萬舞洋洋春

秋楚子元有振萬蓋時王樂也諸侯卿大夫王所得同

用之特自八以下有數有差等耳今言萬舞有奕正謂

文武迭用而有序豈天下未為蓋上文言執鼓管籥作

於堂下其聲依堂上之玉磬無相奪倫者至於此則九

獻之後鍾鼓交作萬舞陳于庭而祀事畢矣安成劉氏

廟九獻之次尸未入前王裸於奧以降神一獻也后亞

裸二獻也尸入薦血腥後王酌泛齊獻尸所謂朝踐三

獻也后酌醴齊亞獻亦為朝踐四獻也薦熟畢王酌盞

齊獻尸五獻也后酌緹齊亞獻六獻也皆所謂饋獻也

因因樂以致其感格之效也於赫湯孫穆穆殷聲終焉
樂固因人而成其和聲之義也至於鑄鼓之數數然而
感也萬舞之奕奕然有次序也則不特幽有以感乎神
而嘉賓在位亦無不夷譯者矣獨言嘉賓者尊之也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

恪敬也言恭敬之道古人所行不可忘也閔馬父國語

註馬父曰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

昔昔曰先民慶源輔氏曰馬父解自古在昔先民有作

尾成始成終之意國語注曰有作言先聖人行此恭

敬之道久矣不敢言削之於已乃云受之於先古也此

顧子丞嘗湯孫之將

將奉也言湯其尚顧我丞嘗哉此湯孫之所奉者致其

丁寧之意庶幾其顧之也安成劉氏曰此詩章首而所以

以重歎其樂之義所謂尚聲者然也章末結

那一章二十二句

閔馬父曰正考甫校商之名頌孔氏曰魯語注云

父恐其舛謬故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云云即此

說太師校之詩也廬陵羅氏曰輯成也凡作篇章

嗟嗟烈祖有秩斯枯反申錫無疆及爾斯所

賦也烈祖湯也秩常申重也爾主祭之君蓋自歌者指

之也安成劉氏曰頌詩所以美盛德告成功而皆自歌

者則曰爾自先祖之身而指主祭者則曰湯孫自主祭

者之身而言則曰我曰予立言雖殊所指之人則一如

以異作而

上篇所稱亦然也。又如周頌雖詩既稱天子則固自歌
工之身而指主祭者矣。下文又稱孝子亦若此詩稱湯
孫也。又稱予稱我亦
若此詩稱予我也。斯所猶言此處也。○此亦祀成湯

之樂言嗟嗟烈祖華谷嚴氏曰補傳云言烈祖而云嗟

皇近於文矣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疆是以及於

爾今王之所以脩其祭祀如下所云也東萊呂氏曰及

無窮今方於爾之所其後猶未艾也所謂申錫無疆○

豐城朱氏曰成湯以威德而受天命故有秩秩無窮之

福可以申錫於無窮爾後人所以得入烈祖之廟以奉

烈祖之祭者是即其福之所及也言此以起下文之意

既載清酌叶音賚我思叶音亦有和羹叶音既戒既平叶音綏我眉叶音壽黃芻無疆叶音

酌酒曾氏曰清酒賚與也思成義見上篇和羹味之謂

節也鄭氏曰和羹者五味調腥熟戒夙戒也平猶和也

儀禮於祭祀燕享之始每言羹定音蓋以羹熟為節然

後行禮朱子曰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公食大

廬陵李氏曰不敢預勞賓故以羹定為速賓行禮

之節○東萊呂氏曰清酌和羹皆言祭之始也定即

戒平之謂也醴中庸作奏正與上篇義同蓋古聲奏族

相近族聲轉平而為醴耳無言無爭肅敬而齊也慶

輔氏曰先酒而後羹亦其序也無言則是肅敬無爭則

是齊一是一乃諸福之所會也○豐城朱氏曰酒之清者

方載而在樽則未獻之時也而烈祖之神已與我以所

思而成之人言應之疾也至於羹定則薦熟之時也既

戒既平誠意之寓於物也無言其載清酌而既與我以

言無爭誠意之存乎人也

思成矣及進和羹而肅敬之至則又安我以眉壽黃耆
之福也廬陵歐陽氏曰上言既載清酌下文亦有和羹
不交侵其職位以見在廟之人皆肅敬而舉
勤得禮所以神明錫以眉壽黃耆之福也

約軼折支錯衡叶戶八鸞七羊以假音格以享叶虛我
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音格來饗叶虛降福無

約軼錯衡八鸞見采芑篇鸞見載見篇鄭氏曰約軼轂
馬則八鸞諸侯來助祭者乘象轂錯衡之車駕四馬其
鸞鸞鸞然聲和○安成劉氏曰采芑作八鸞瑤瑤烝民

是車以假以享于祖宗之廟也慶原輔氏曰約軼錯衡
韓奕作八鸞鸞鸞此詩作鸞鸞載見言助祭之諸侯乘
曰絳革有鸞字雖不同皆言其聲也

既廣大而天降以豐年黍稷之多使得以祭也曹氏曰
祭者如此是我之受命大得天人之助也得萬國之歡
心以事其先王所謂得人也降康豐年所謂得天也○

之而祖考來享新安胡氏曰歐陽氏云上言以享者謂
神來至而歆享也以則降福無疆矣
假來假其義亦然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說見前篇眉山蘇氏曰上言人既助之天又應之然後
顧予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廬陵歐陽氏曰上篇言執鼓管籥
與執鏡之頌意同此篇言清酌

和羹而不詳於樂則與那執競異也。○慶源輔氏曰那與烈祖皆祀成湯之樂然那詩則專言樂聲至烈祖則及夫酒饌焉商人尚聲豈始作樂之時則歌那既祭而後歌烈祖歟大抵商頌簡古難看辭斷而意續熟讀自見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

賦也玄鳥鳥反鳥故也。孔氏曰燕色玄。春分玄鳥降高辛

氏之妃有娥反息容氏女簡狄祈于郊禱鳥遺卵簡狄吞

之而生契其後世遂為有商氏以有天下事見史記

曰玄鳥至日以太牢祀高禘記其祈福之時故言天命玄鳥玄鳥來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然。○華谷嚴氏曰契封於商後因以鳥一代之號言生商謂生契也生契所以生商也。○史記殷本紀曰玄鳥翔水遺卵成

簡狄取而吞之三代世表曰契稷之父皆黃帝子孫詩言契生於卵后稷人迹者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奈何無父而生乎故詩人美契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美稷曰厥初生民宅居也殷地名芒

芒大貌古猶昔也帝上帝也武湯以其有武德號之也

曹氏曰書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長發曰武王載旆有虞秉鉞湯曰吾甚武自號曰武王故此稱鳥武湯也

正治也域封境也眉山蘇氏曰湯始受命此亦祭祀

宗廟之樂而追叙商人之所由生及其有天下之初

也。安成劉氏曰此詩推本商人生於玄鳥猶在民推本也。周人生於帝武此詩追叙契之生以及於湯有天下猶闕宮追叙后稷之生以及文武也。○豐城朱氏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惟契之所以生固本於天命也古帝命武湯原湯之所以興亦本於天命也宅殷土芒芒言契之受天命而奄有乎天下也非有契以開之於前無以受天命而奄有乎天下也非有湯以繼之於後無以成有商興王之

業此詩人於契與湯所以必並叙其尊義而無異辭也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叶羽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叶養在武

丁孫子叶樊

方命厥后四方諸侯無不受命也九有九州也華谷嚴

彼四方則九州在其中矣天命湯以四方為域湯能命其諸侯而奄有九有成天意也武丁高宗

也鄭氏曰武丁脩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為高宗言商之先后受天命不危

殆故今武丁孫子猶賴其福廬陵歐陽氏曰武丁孫子謂武丁之孫子也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音龍旂十乘反大禧反是承

武王湯號而其後世亦以自稱也龍旂諸侯所建交龍

之旂也華谷嚴氏曰龍旂十乘舉諸侯之尊者言之耳大禧黍稷也承奉也○

言武丁孫子今襲湯號者其武無所不勝於是諸侯無

不奉黍稷以來助祭也豐城朱氏曰古命厥后奄有九

非止於一國也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則商王之受命於

天者亦非止於一世也惟其歷世受命而不危殆故至於

於武丁孫子猶得以賴其福焉惟武丁孫子襲湯號而

有天下者其武無所不勝故諸侯莫不乘其車馬奉是

黍稷來助祭於商焉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有反

止居肇開也言王畿之內民之所止不過千里而其封

域則極乎四海之廣也華谷嚴氏曰京師諸夏之本王

皆在統理之內也

四海來假音格來假析析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叶牛百

祿是何音荷叶

假與格同析析衆多貌景負維河之義未詳或曰景山

名商所都也見殷武卒章春秋傳亦曰商湯有景亳之

命是也員與下篇幅隕義同蓋言周也河大河也言景

山四周皆大河也何任也鄭氏曰百祿是何春秋傳作

荷上聲華谷嚴氏曰章末總美殷家前後相承受天

後也慶源輔氏曰此又承上而言四海之遠諸侯無

不來至而至者析析然衆多見商之所都所謂景山者

殷之受命無所不宜此所以能負荷其百福也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絕句楚辭天

土方蓋用此語外大國是疆幅隕音員既長有城息容反方將帝立子

生商大賦也濬深哲知三山李氏曰正猶書長乂也方四方也

外大國遠諸侯也幅猶言邊幅也隕讀作負謂周也華

嚴氏曰自其直方言之曰幅自其周圓言之曰負有城契之母家也朱子曰舊

在不周之比恐不應絕遠如此將大也○言商世世有

濟哲之君孔氏曰總歎商家深智不指斥一人也○三

德之明故不至於昏塞商之先世皆有深智之德○安

成劉氏曰之言濬哲之君蓋自錫以上契以下皆是也

其受命之祥發見也久矣方禹治洪水以外大國為中

國之竟同境而幅負廣大之時有城氏始大故帝立其女

之子而造商室也蓋契於是時始為舜司徒掌布五教

于四方而商之受命實基於此曹氏曰契雖未能有天

已於堯舜之時設見矣○慶源輔氏曰長發其祥則言

商受天命其發見之祥既已遠矣自洪水茫茫下六句

則皆述此句猶言天之栽培我商也又矣○豐城朱氏

曰有高受命之祥雖在於濬哲相繼之時而有商受命

之基實定於有城生商之日必言有城者以契固商人

之所由生而有城又商人之所自出猶云稷固周人之

所由生而有郇又周人之所自出也

○玄王桓撥烈叶必反受小國是達叶他反受大國是達率履不

越遂視既發叶方反相息亮反土烈烈海外有截

賦也玄王契也玄者深微之稱或曰以玄鳥降而生也

王者追尊之號孔氏曰國語玄王勤商卜四世而興玄

王為契明矣又云昔我先王后稷我先

王不密韋昭注商頌亦以契為玄王是其為王之祖故

呼王非踰王也○廬陵歐陽氏曰書稱格王寧王蓋占

人往往以義稱加王爾玄者深微之稱桓武撥治達通

老氏言玄之又玄是也不必為黑也

也受小國大國無所不達言其無所不宜也率循履禮

越過發應也言契能循禮不過越遂視其民則既發以

應之矣相土契之孫也孔氏曰契子昭截整齊也至是

而商益大四方諸侯歸之截然整齊矣其後湯以七十

里起豈嘗中衰也與慶源輔氏曰契為司徒初不見有

國若則是富有武德也撥即撥亂之撥乃武德之驗也

既有武德又能撥亂以為治則其所受之國隨其大小

而無所不宜又能循行禮法無或過越則其所以為下

民之儀武者無所不備矣宜乎遂視其民則既發以應

之也至于其孫相土之時則商益以烈烈然光諸侯幸

相土之時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違聖敬日躋子弓昭假音格

也降猶生也遲遲久也祗音支敬式法也九圍九州也孔氏

明德天命未嘗去之華谷嚴氏曰商自契以來天命所向至湯而後以至於湯華谷嚴氏曰商自契以來天命所向至湯而後

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子弓升應陵彭氏曰聖敬日躋即

亦不巳也○朱子曰湯工夫全在敬字上看來大段是

一箇脩飾成人又曰成湯之聖稱其德者有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有曰從諫弗咈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檢身皆不及此皆足以見其日新之實至於所謂聖敬日躋云者則其言愈約而意愈切以至昭假于天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帝命之

以為法於九州也憂源輔氏曰聖敬云者言湯之敬乃

○受小球音求大球為下國綴音綴旒音流何音何天之休不競

賦也小球大球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贊之王也鄭氏曰小球鎮圭尺有二寸大球大圭三尺也皆天子之

所執也曹氏曰王藻云笏天子以球王義王也○周禮典瑞曰王摺大圭執鎮圭注鎮圭尺二寸以四

鎮之山為塚飾所以鎮安四方也圭三尺尺舒上終葵首明無所屈也下國諸侯也綴猶結

也流旗之垂者也孔氏曰大行人及考工記說旌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是旌旗垂者名為

也流言為天子而為諸侯所係屬音如旗之縵音為流所

綴著長入也垂為旒也詩考云旒所何荷競強練緩

也優優寬裕之意適聚也慶源輔氏曰言湯能為天子受六國小國所執之王則為

諸侯所附屬如旂旒之與縵然此皆上帝休養之命使然也然湯之負荷天休者非有他也本其聖教只中道

上行更無偏倚故其為政不強不弱不剛不柔優行寬裕此固百福之所聚也

○受小共音恭叶反大共為下國駿音厖厖莫邗反叶何天之

龍音丑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叶德反不難奴版反不踈小勇反百

標是總子孔反

賦也小共大共駿厖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共之

貢也鄭氏曰共上聲執也猶小球大球也安成劉氏曰鄭

王所執鎮圭大圭也蘇氏曰共珙通合珙之王也傳曰駿

大也厖厚也華谷嚴氏曰湯受小國大國之共董氏曰

齊詩作駿駟謂馬也新安胡氏曰駿駟是前其有力量

也負載龍寵也敷奏其勇猶言大進其武功也難恐疎懼

也慶源輔氏曰駟作大厚無意味當從董氏說作駿

疏以喻為諸侯附著駿厖以喻能乘載諸侯也此維德

意臨大事固不可不懼然神武不殺者自能無貳無虞之

意蔡蒙荷天之休則備政事荷天之寵則進武功亦其宜也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越音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漢書作

反叶阿苞有三蘖王為反叶莫遂莫達叶他九有有音

顧既伐越音昆吾夏桀

賦也武王湯也曹氏曰湯以武虔敬也言恭行天討也

三山李氏曰顏師古云曷遏通或曰曷誰何也苞本也

藥旁生萌藥也言一本生三蘖也本則夏桀藥則韋也

顧也昆吾也皆桀之黨也鄭氏曰韋彭姓顧昆吾已托

二姓孔氏曰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已言湯既受命

載旆秉鉞以征不義桀與三蘖皆不能遂其惡而天下

截然歸商矣段氏曰截者定初伐韋次伐顧次伐昆吾

乃伐夏桀當時用師之序如此慶源輔氏曰載旆秉鉞

而懼也此與不震動不難悚並行而不相悖如火烈烈

言其氣勢之威也則莫我敢遏言舉天下莫能當也如

此則有首出庶物之勢矣湯之興是甚盛氣勢天下安

敢不截然齊整以歸商桀與三蘖安得不自然以次而

消靡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叶獎降于卿士里實

維阿衡叶戶實左音右音商王

賦也葉世震懼業危也承上文而言昔在則前乎此矣

豈謂湯之前世中衰時與允也天子指湯也降言天賜

之也卿士則伊尹也言至於湯得伊尹而有天下也阿

衡伊尹官彌也慶源輔氏曰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分明

是指相土之後成湯以前中衰之時言

字傳卷之二十

也。允也。天子言湯之為天子當乎人心降于卿士言伊尹不徒出乃天為湯而錫之也。左右商王謂輔佐成湯以成王道也。○孔氏曰言卿士者三公兼卿士也。阿衡平伊尹湯所倚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九峯蔡氏曰言天下之所倚平也。或曰伊尹之號。○豐城朱氏曰前章言湯降不遲是湯之生不先不後而適當其期乃天實立之以為興王之君也。此章言降于卿士是尹之生亦不先不後而適當乎夏商革命之際乃天實賜之以為興王之佐也。使生湯而不生尹則是有君無臣而何以成興王之業。惟有湯以為之君而又有尹以為之佐。此天命之所以集而王業之所以成也。已上四章皆頌成湯功烈至此乃以左右商王一語歸之阿衡則湯固為百世不遷之烈祖而商之子孫凡有大享於先王則伊尹以佐命元臣得與於享無疑矣。

長鼓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序以此為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出而以其祖

配也。張子曰其祖之所自出則帝嚳也。蘇氏曰大禘之祭所及者

遠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后又及其卿士伊尹蓋與

祭於禘者也。商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

與享之是禮也。豈其起於商之世歟。今按大禘不

及羣廟之主此宜為禘祭之詩。蘇氏曰序以為大禘之主無因言相土若以為禘祭則羣廟之主在焉而言湯事特詳未乃及伊尹相湯嘗意其為合祀宗廟而以阿衡然經無明文不可考也。定字陳氏

配食之樂也。然經無明文不可考也。曰此詩頌

湯之興而推本於契之始然湯武德之盛如此本

其所以聖者不越乎敬而已是敬也即契率履不

越之心也。率履不越之心其即

舜命之以敬敷五教之心歟。

彼殷武奮伐荆楚采芣規入其阻哀蕭侯荆之旅

達也達

詩經大雅卷二

三十三

有截其所湯孫之緒象呂反

賦也捷疾貌曹氏曰言其殷武殷王之武也采冒衰聚

湯孫謂高宗舊說以此為祀高宗之樂蓋自盤庚沒

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捷然用武以伐其國三山李

為夷狄之國世亂則先叛世治則後服商室中微往往

為患高宗所以討之○孔氏曰周始封熊繹為楚子於

武丁之世不知楚君何人○曹氏曰楚蓋荊州之楚地

故或謂之荆楚猶商稱殷也○華谷嚴氏曰解頤新

語云或謂成王始封熊繹於荆至魯僖公元年始有楚

論遂疑商時未有荆楚乃欲假此以實韓詩宋襄公時

作商頌之說殊不知商有荊州即荆楚也又有荆岐

則雍州之荆詩人故以荆楚別荆岐耳孰謂周始有荆

哉入其險阻以致其衆盡平其地使截然齊一皆高宗

之功也慶源輔氏曰捷彼殷武言高宗能疾於用武也

奮伐荆楚知所楚也采入其阻不憚勞也衰荆

之族不縱殺也其有所使之截然齊一易曰高宗伐

各居其川也此其所以為高宗之功緒也

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歟易既濟九三爻傳曰天下之

而克之事之至難也○豐城朱氏曰自古中興之君未

有不以武德勝者蓋繼衰亂之後內之則法度之既弛

紀綱之既壞外之則諸侯之既叛四夷之既起自非以

武德勝之則安能舉王綱於已墜合人心於已離撥亂

而從反於正哉昔殷之高宗是已信乎其無愧於為湯之孫矣

○維女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都羗莫敢

不來享音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賦也音羗夷狄國在西方曹氏曰漢志隴西郡有氐道

羗音獻也世見曰王孔氏曰遠夷一世而一見於王秋

一見謂其父死子繼及嗣王○蘇氏曰既克之則告之

曰爾雖遠亦居吾國之南耳曹氏曰商居河洛之南則荆楚在國南昔成

湯之世雖氏羗之遠猶莫敢不來朝曰此商之常禮也

况汝荆楚曷敢不至哉孔氏曰首章言伐楚之功二章言責楚之義

○天命多辟音壁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直章反

稼穡匪解音辭叶訖力反

賦也多辟諸侯也來辟來王也適適通○言天命諸侯

各建都邑于禹所治之地曹氏曰說命云明王奉若天

於天子實天所命也蓋稷云禹荒度土功禹成五服至

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則諸侯設都

之地皆禹之功也而皆以歲事來至于商以祈王之不譴曰我

之稼穡不敢解也庶可以免咎矣言荆楚既平而諸侯

畏服也三山李氏曰言庚伏率服則天下無事所先者

慶讓之先誠以農事為重也○容齋項氏曰言以歲事

來享於君而冀以免於禍謫奉其稼穡而不敢解也○

朱子曰頃中有全篇句向是韻如殷武之類無兩句不

是韻到稼穡匪解自是欠了一句前章分章全曉不得

其始雖讀方知是欠了一句○豐城朱氏曰諸侯之立國

觀勿予禍謫之辭乃其兢惕戒懼之誠所以奉王命保

天命而君國子民之本也蓋君國子民之道莫先於稼

穡農事之不脩則國用之不給上無以供朝貢而盡臣

職內無以供祭祀而盡孝道故田野不闢則天子巡守

而責讓加焉稼穡匪解則朝貢祭祀無不

有以供歲事之常其得免於罪愆宜矣

○天命降監下與下民有嚴叶五不僭不濫不敢怠違命

于下國叶越封建厥福叶華

賦也監視嚴威也僭賞之差也濫刑之過也遑暇封大

也。言天命降監不在乎他皆在民之視聽則下民亦有嚴矣。惟賞不僭刑不濫而不敢怠違則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又言高宗所以致中興之道曰天雖高而實下其監視甚可畏也民雖早而天實以為視聽不可忽也惟高宗上畏天下敬民而見於刑賞者未嘗有僭濫之失存於中心者不敢有怠違之意故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豐城朱氏曰高宗之賞不僭於其建邦設都見之刑不濫於其伐鬼方見之不敢怠違又於書之不敢荒之寧見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

保我後生叶桑經反

賦也商邑王都也翼翼整敕貌極表也。華谷嚴氏曰言政教取正於此

也赫赫顯盛也濯濯光明也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壽

考且寧云者蓋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三山李氏曰書云嘉靖殷

邦至於小六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我後生謂後嗣子

孫也。慶源輔氏曰商之都亳固有自來矣然盤庚之後

都始復翼翼然為四方之儀表是蓋有以使之然者矣

不獨是也又有赫赫然風聲之盛濯濯然威靈之光此

高宗所以享國長久而又有以保安其後嗣子孫也

○陟彼景山叶所松柏叶反九叶胡是斷音短是遷音反方音反斲音反

是虔音角松音角栴音角有音角榘音角旅音角楹音角有音角闕音角寢音角成音角孔音角安音角

賦也景山名商所都也。朱子曰春秋傳云高湯有景亳

都之山名衛詩亦言景山乃商舊都也

九九直也遷徙方正也虔亦截也

挺長貌旅衆也開開然而大也疊山謝氏曰登彼景山而選材取松柏之易直者斷之遷之以繩墨取方正而斲削之以松爲椽棟有開然而大寢廟中之寢也安所以安高宗之神也此蓋特爲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既成始祔而祭之詩也虞源曰材植之美規模之宏此高宗之神之所安也言其有以當之矣其與闕宮之卒章文義略同若蓋俱爲宗廟始成而祭之詩豈作闕宮者亦取法於是詩乎○安成劉氏曰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蓋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八世九世而後隨其昭穆親盡適遷其主而祧於太祖之廟其有功德之君則後世宗之雖親盡而不祧別立百世不遷之廟而特祔其主焉凡有功德者皆然初不可預限其數而商則止有三宗高宗即其一也然嘗疑三宗之廟未知立於何所三宗之後昭穆當祧者未知入于何廟竊意所立三宗中宗當穆高宗祖甲當昭各隨昭穆之位特列其廟于太祖廟之兩傍三昭三穆之上如周文武世室之位也中宗

之後則等穆繼之者皆祧于其廟高宗祖甲之後則羣昭繼之者皆祧于其廟如周自文王以後羣穆祧于其廟世室自武王以後羣然此章與闕宮之卒章文意略同昭祧于武世室也
未詳何謂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安成

曰篇內第三章爲五句朱子疑其脫一句則此詩當作四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然此詩與闕宮全篇文意皆有相似者但闕宮爲頌僖公修宗廟而作殷武爲宗武丁特立廟而作故闕宮所以頌僖公服夷蠻享福壽者皆未然之期望而此詩所以頌武丁服夷夏享福壽者皆已然之實事卒章則皆述其作廟之事以結之

商頌五篇十六章一百五十四句張子曰商頌之詞粹○樸氏曰

嘗謂魯頌之非頌孔氏已言之而商頌後三篇但稱述前王功德殊不及告祭之意亦自與前

二篇異耳。疊章非周頌也。而其辭敘事實全類
 大雅諸詩。每讀而疑。因志于此。通典曰。設周
 之雅頌。上本有城。姜嫄契。相土。公劉。古。武。大
 伯。王季。妻。女。大。仕。大。似。之。德。乃。及。成。湯。文。武。受
 命。武。丁。成。康。宣。王。中。興。下。及。輔。佐。何。衛。周。召。太
 公。申。伯。召。虎。仲。山。甫。之。屬。君。臣。男。女。有。加。德。者
 靡。不。遠。揚。於
 聲。樂。之。間。也。

詩傳大全卷之二十終

林道春詳志明曆三年正月廿九年午三三世猶雅先生

先考壯歲之時據朱傳之意新點詩三百
 篇及晚年口授不肖再加倭訛於白文稍
 有改正今兩本共傳藏之自庚戌春至壬
 子春作詩經私考之間每席參考兩本寫
 點於韓本大全其執筆者村顧言石習相
 代自生民之什以下顧言獨勞矣此韓本
 往年得之於宗對牧比尋常唐本則文字
 之謬少矣可以為善本况於加先考之

訓點乎乃為使子孫知其趣跋卷尾

寬文壬子三月二十二日 林學士



此詩傳大全ハ舊峯先生改書ノ通リ旧林家ノ藏本ナリ消印ヲ按スルニ正ニ
コレ昌平學校ノ印章也依テ考フルニ林氏ヨリ官校ニ奉獻セル本ナ
ラシ然ルニ今散ノ不意ニ吾藏トナル
讀古堂記載



